

年

卷

期

6

3

第

第

新 世 界

期 三 第 卷 六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I No. 3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空前未有的出版物！

應用最廣的參考書！

第一回

中國年鑑

洋裝一厚冊 二千一百餘頁 布面金字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五月底截止

郵費國內二角

凡為國民，於一國之事務不能無所知，但國家之政務浩繁，決非人民於短時間所可熟習。本館有鑒於此，乃有中國年鑑之編。分門別類，廣事搜羅，都三百萬言，統計一門逾全書三分之二。手此一編，則於國家事務，瞭如指掌，洵出版界空前鉅作也。

◀ 本書總目 ▶

土地	憲法	人口	國會	官制	司法
海軍	財政	外交	陸軍	鹽務	貨幣
銀行	鐵路	電政	郵政	航務	航空
治水及築港	農業	林業	漁牧	礦業	
工業	商會	公司	外國貿易	度量衡	
教育	宗教	二十年來中國大事記			
(附錄) 世界之部					

[編校人]

阮湘	李希賢
吳秉鈞	何崧齡
余祥森	范壽康
唐敬杲	徐壽齡
陳掖神	章于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水南
一九二一年

114



小 說 世 界

目 錄

第三期

◀「址舊山壽萬」名題面封▶

第六卷

黑窖中……………程小青

牧童之覺悟……………胡寄塵

紅鑽石……………南海馮六

飢餓的珍珠……………憶秋生

海綿

胡文煒

潛勢力底下的呼聲……………西 巫

雨天……………如 榮

兒戲……………茗 狂

山林的悲哀

羅元亮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慈父的苦心……………沁 蘭

閉着眼睛

呆

戰夜……………趙吟秋

野人記……………曹梁廈



黑窖中

程小青

他們談話的地方。在一個俱樂部的吸煙室中。所談的題目。關係一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原來那專家的死耗。剛從晚報上傳出。故而引起了一般人的議論。有一個人說道。「就他的醫術上說。實在沒有人及得上他。我們的腦府中好似有許多小室。每一間室中。存貯着不同的精神力。他却能夠開發那許多小室的門。並且能把這些神祕的小室。整理得井井有序。所以人家稱他爲治腦聖手。他實在是當之無愧哩。」這時另有一個聽得很注意的人。插口道。「在這許多神祕的小室中。最奇妙的。要算那

存貯記憶力的一室了。這一室最是脆弱。一經了可怖的景況。往往要發生異象的。」說這話的名叫密爾門。他說了這幾句話。身體微微一震。便不說下去。隨把眼光向左右打了一個轉旋。覺得都靜悄悄的。凝注着他。顯見這狀態就被他幾句話引出來的。他臉上顯一種不安的神色。心中明知其餘的人所以這樣靜寂。無非要等他繼續下去。畧等一等。他果真提足了精神。繼續說道。「當幾年前。我因重病以後。往蘇格蘭去養病。隔了好久。從那裏動身回來。在火車上遇見一個旅客。和我同坐在一部車中。那

人是我完全不認識的。生得闊肩寬胸。身材非常高大。圓而黑色的眼睛。兩頰上還附着濃厚的黑鬚。我和他攀談

的。可就是婚姻麼？」他直捷答道。「不是我所說的意思。就是復仇。」這句話我竟沒有預備。他却把身子仰靠着

了幾句。知道他的名字叫哈柯定。剛才從美國回來。後因談得投機。他又告訴我他已離開英倫好幾年。他起先往美國去。本抱着發財的希望。那時候他的希望已經被他達到。我因含笑說道。「那麼。你此番重臨故土。大概就準備享福了。這真是再好沒有。」他忽把詫異的眼光向我閃了一閃。悻悻然的答道。「你弄錯了。我現在雖然發了財。但對於我預定的路程。只走了一半。故而你所說的安閑享福的說話。還相去很遠。須知我另外有一個目的。那目的若和金錢比較。金錢就不



了深得顯越却色血的上臉頭搖緩緩依子男的頂禿那

他的志願。倘使一旦果真成功。那滋味就越發濃厚有趣了。這種奇怪的論調。我自然不能贊同。但瞧他的神氣。外周密。處心積慮。希望成全有趣的。假使那復仇的時間隔得很久。復仇的方法。也格外周密。處心積慮。希望成全

彷彿他心中的怒火燒得很旺。隨時要爆裂出來。但我當時。究不便下什麼斷語。並且暗想他和我只是偶然相遇的旅客。怎麼這樣肆無忌憚的說給我聽。我因把別的說話岔開。不使他再說到復仇的問題上去。過了一回。我們的路程到了終點。彼此也就分別。別後的一星期中。那復仇的談話。仍舊縈迴在我的腦中。沒有消滅。忽而我接得哈柯定的一封信。約我到斯忒來旅館裏去晚餐。我接受了他的請約。就到那旅館裏去。他在一間密室中預備了很豐盛的食品。我們吃完。他突然問我道：「我今晚要你陪我一同往戲院裏去。」我答道：「你可知道那一家戲院裏有好戲麼？」他道：「我們往美撒戲院裏去。」我道：「那裏的戲並不好啊。」哈柯定道：「你的話不錯。他家的戲簡直很惡劣。」我道：「那麼。你怎麼還要我陪你一同往那裏去呢？」他道：「因為我們要到那裏去會見特辣撥。」我道：「誰是特辣撥？」哈柯定道：「就是那個我要毀滅的人。」這時我又不禁震了一震。他從雪茄烟霧

中聽着我說道：「密爾門。你不要起沒意識的驚恐。我並不是帶了手鎗到戲院裏去。也不想殺人。因為兇殺只是一種最愚蠢的殺人方法。我所以要你一同去見特辣撥。就為我實施計劃的時候。可以和你商議商議。我自從回來以後。一時不容易知道他的蹤跡。還沒有見過他。現在已被我查明。並知道他在今天晚上。要和一個女子往美撒戲院裏去。坐在中央的一個包廂裏。你到底願意同我去麼？」他最後一句說話。雖然還要徵求我的同意。其實他的堅決的語氣和態度。簡直有使我不得不去的樣子。我略一疑遲。便允許他同去。那晚天氣晴溫。我們離了旅館。就徒步往戲院裏去。途中哈柯定不發一言。進了戲院。那戲剛才開場。我們就在哈柯定預定的包廂中坐定。等到一幕完畢。電燈方才開亮。忽見哈柯定立起身來。退後一步。似乎要掩蔽他的身子。不教人聽見。又聽得他發冷峭的聲音道：「哼。那狗頭正在那裏。」我向前一瞧。恰當我們對面的包廂中。坐着一男一女。那男的先引動我的

視線。他的頂髮已禿。架着金絲摺疊的眼鏡。唇角上有些黃色的微鬚。眼珠略略突出。喉管也顯得非常瘦損。於是我又瞧那女子。不由的暗暗喫驚。原來伊的面貌非常姣好。桃頰櫻脣。襯着秀美的黑髮。媚慧的雙眸。盈盈淺笑。竟使我發生一種要和伊交談的傾向。同時我腦室中湧出幾個問句。這個女子和那男子有什麼樣的關係。他是伊的丈夫麼。或是伊是他的未婚妻麼。但瞧他們的包廂中沒有別人。便知兩個疑問中。必有一個實在。我想到這裏。忽似覺得大失所望。因取起望遠鏡來。向着女子的左手瞧去。伊手指上却沒有什麼指環。這時又好似從絕望中發現一線生機。哈柯定忽低聲問我道：「怎麼樣。」我答道：「那女子真很漂亮。」他忽愠怒道：「哼。我不是帶你來瞧伊的。」我道：「雖然伊却值得一瞧。」他不悅道：「我不知道你竟這樣容易受感。」我問道：「伊是誰。」哈柯定道：「伊和我的事不相干的。我們姑且走過去和特辣潑說一句話。」我驚駭道：「你當真要這樣麼。」哈

柯定道：「自然真的。」我道：「你如果過去。不是要被她認出來麼。」他道：「我巴望他能够認識我。但是自從我們前次見面以後。已隔了好多年。我終望他還能够認識我。你儘管放心。我決不會在這個地方和他用武。但我在去見他。使他知道我已回來。也是我計劃的一部分。所以我此刻過去。儘可以和他客客氣氣。只使他見了我發生疑懼的心。我就滿意。密爾門。你願意一同去麼。」我應道：「我很願意。」哈柯定見我一口答應。把詫疑的目光向我打量。彷彿他已瞧破了我的心事。我所以一口應承。就是受了那婉媚女子所吸引的緣故。但那時候第二幕戲已經開場。我們不便走動。只能等到第二幕完畢再去。一回兒。聽得微微的采聲。電燈重新開亮。第二幕戲已完畢了。可是向對面一望。包廂中已空空沒有人了。我聽得哈柯定暗暗咒着。向我道：「他們大概到休息室裏去了。快些。我們也到那裏去瞧瞧。」這句話果真被他料中。他們倆並肩在休息室中緩緩踱着。那時背向着我們。沒有

聽見我的同伴吩咐道：「我們在這裏等他們走過來罷。」於是就坐在一隻長椅子上。抬頭一瞧，見那一男一女已轉身過來。我見那黑髮的女郎相距既近，越覺得美麗動人。竟使我不能自持。忽見哈柯定直跳起來，發一種清厲而尖銳的聲浪，叫道：「唉，特辣潑。」這時我也跟着起立，和哈柯定所立的地位略略遠些。見那二人停止了安閑的脚步。特辣潑的眼光，直線似的注射在哈柯定臉上，接着現出一種驚異和不安的神色。他縐着眉毛，面頰上也略略泛出淺紅。臨末却只緩緩搖了搖頭。我的同伴又忙着說道：「我是哈柯定。」那禿頂的男子依舊緩緩的搖頭。臉上的血色，却越顯得深了。他忽重新回轉身去。哈柯定的氣息，也咻咻急促，不禁作嚴厲聲道：「你來，你不是說我弄錯了麼。我知道——」這時他見那女子做了一個手勢，只得頓住了口。那女子脫離了男子的身旁，讓一個人向前走去。伊却回身過來，向哈柯定說道：「請你原諒我從中插嘴。你剛才招呼的我那朋友，果真是密司

脫特辣潑。我想你也是他的一個朋友罷。」哈柯定很幽莽的說道：「可惡的，他不能自己來和我說麼。」那女子又婉聲答道：「你錯怪人了。須知他實在不能和你說話。因在六個月前，他受過一次攻擊，險些兒失掉他的性命。因這一變，他的記憶力竟完全失了效用。他對於既往的事情，全不記憶。故此他實在不認識你。」伊說完了這句，略略鞠一個躬，便走過去重新陪伊的同伴。哈柯定不聲不動，像石像般的立着。我知道他心中非常難過，因為他費了幾年心血，籌備了種種計劃，又抱着絕大的希望，却想不到有這樣的結局。他哼着鼻子說道：「那隻狗竟想撒謊呢。」我應道：「你說這話，可是不信任那個女子麼。」他反問我道：「你難道信任伊麼？」我道：「我當真完全信任伊。」他忽猛力握住我的手腕，厲聲道：「你不要輕信。也許他假裝着失憶騙伊的。」我道：「如果如此，他不是已經假裝了六個月麼。這長久的時期，他要在許多熟識的人面前裝扮，你想也可能麼。」哈柯定重新坐在長

椅子上。他的臉色因怒泛白。這時休息室中已沒有多人。他又聲掌說道：「可恨啊。但我決不能就這樣輕輕放他過去。」我仍默然不答。論他的情勢，實在也不知所答。我的朋友又繼續道：「假使此刻我就動手打他，即使將他磨成粉碎，他一定也莫名其妙的。」我乘機道：「是啊。這是當然的。」他道：「如果這樣，你想這種報復的方法如何？」我道：「這簡直算不得報復。」他繃了一縐眉頭。就將帽子套在頭上，忽忽出去。我也不再跟他。」密爾門說到這裏，略略停頓一下，伸手拿起桌子上的杯子，飲了一口。眼見他左右的聽客，都斂神屏息，顯見他的故事已到了吃緊關頭。約摸休息了二三分鐘工夫，密爾門又繼續說道：「哈柯定自從那晚從戲院裏奔出去後，好似就和我永遠訣別。因為過了幾天，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我非但覺得失望，却還很替他掛慮。我特地到他約我的旅館裏去，以為他就住在那裏。誰知出我所料，他只在那晚上定了一個房間，請我喫晚飯。自己却並不在那裏下榻。

一則我覺得這件事情離奇，二則對於那個女子，也實在不能忘懷。因此我一心要想尋到伊的蹤跡。但哈柯定既不知所在，我更沒有頭緒。忽而我接得哈柯定給我的一封信。我喜出望外，急急將信拆開，才知他在距離倫敦數哩外的某路租了一宅屋子。約我在某天晚上，到他那裏去喫晚飯。並說有緊要的消息報告我。所以還請我在那裏過夜。這種請約，我自然立刻應承的。到了約定的日子，恰巧風雨陰寒，未免教人減興。當我在那一個小車站上下車的時候，雨點越發粗大。我出了車站，立在黝暗的煤氣燈下面，正自躊躇，忽見有一部馬車等在那裏。那帽簷壓在眉心上的車夫，也過來向我招呼。他是奉命來接我的。據說從車站往那屋子，有三哩路程。所以我坐在車中，不禁暗暗納悶。私忖那哈柯定很像是一個危險可怖的人。在理我不應當和這樣的人接近。此番風雨奔波，未免太不值得。但同時另有一種意念，我從哈柯定身上，也許再可以和那個女子會面。那却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因這

一念，便做了我風雨寂寞中的唯一慰藉。等到車停下來，哈柯定果然親自出來接我。進了客室，他又替我卸除外褂。我跟他走進一間電燈燦爛的室中，暗想那女子不知也來了麼。可是左右一望，桌子上雖已預備了晚餐，但除了我和他二人以外，並沒有第三個人。那時哈柯定在旁邊向我瞧着。大概我臉上失望的神情，已被他瞧見。他突然向我道：『我正等一個客人來呢。』我的心房震了一震。他加一句道：『特辣潑就要來了。』我問道：『他可是——個人來麼？』他答道：『一個人。』這一句話，又好似一桶冷水，澆在我的頭上。哈柯定又道：『他在一個鐘頭以內，可以到這裏。他趁的是遲一點鐘的火車。』我向他呆瞧着答道：『特辣潑在一點鐘以內趁火車來麼？』哈柯定道：『是啊。難道有什麼錯誤麼？』我雖沒有明說，其實這裏面的確有些錯誤。因據火車時刻表上所載，除了我來時看見開出的一班車外，至少還須隔三個鐘頭，才有別一班車。那時却相近半夜，他怎麼說一個鐘頭呢。我仍默

然。哈柯定也不多說。就餐時饌肴非常豐美。室中也爐火熊熊，溫暖適意。直到餐罷，我們把椅子移到爐前坐下。他忽然開口道：『密爾門。今晚我要實施一件奇怪的事。你見了也許要覺得詫異。但我却還須借重你的助力。』我冷冷然答道：『你需我助你麼。怎麼不早些說明。』哈柯定道：『就因為我若在信中預先寫明，你也許不肯到這裏來。其實這件事不致於叫你喫虧。我深信你一定可以助我。我諒你也明知我的說話，完全是指對付特辣潑說的。原來那天晚上，我們在美撒戲院裏見了特辣潑的情形，差不多使我完全失望。因想他的記憶力假使果真失去，那麼他先前對於我的錯誤行爲，勢必也完全忘懷。因此之故，我即使向他報復，他勢必也懵然不覺。這不是我自費心思麼。我爲着這事，特地仔細調查，才知那女子的說話果真確實的。這就可見他這一病，已使我的報復失了效用。反而便宜了他。但我豈能就這樣寬恕他呢。不，我已決定先使他的記憶力回復轉來，然後再實施我的

報復計劃。不過這一着也非容易。他已請教過多數醫精神病的專家。竟沒有人能够回復他的記憶。我現在已想出了一種方法。我知道他當時所以喪失記憶。就為經着了某種驚怖的情景。這時我假使把那種情景重新演一次。使他的神經上再發生一次震動。或者因這震動。使他回想起從前的情景。也未可知。你可贊成我麼？」我回答道。「這方法不但新奇。而且也很危險。」哈柯定道。「你請放心。你如果和我同意。我們就可以實地試驗。」我道。「雖然。但特辣潑是否願意受試。你也應當想到。即使他本人沒有異言。他的保護的朋友。也未必就肯同意罷。」哈柯定道。「這也不消憂得。他少停自己會得來的。」我道。「難道他當真一個人來。也沒有陪伴人麼？」哈柯定道。「我早說過了。只有他一個人來。」我喫驚道。「那麼。你準備今夜就要實施你的方法麼？」他道。「正是。並且試演的地方。就在這一宅屋中。」我道。「但據我意見。你未必會得成功。」他道。「爲什麼？」我道。「別的莫說。他此

刻既不在這裏。來不來還說不定哩。」哈柯定的嘴唇牽了一牽。微笑道。「你不用多憂。他一定會得來的。」我聽了他的說話。覺得他的意志非常堅定。但這種奇怪的方法。不是尋常人想得出來。難道他是一個瘋子。他所說的故事。完全是出於他的幻想麼。但那晚上戲院中的事。是我親眼目睹的。並且親聽得那可愛的女子解說特辣潑的情況。這又可見明明是事實了。畧停一停。因向他說道。「我們在戲院中見那個特辣潑時。他還有一個女朋友。」他道。「哼。你至今還念着伊麼。」我實說道。「正是。我很願再見見伊。」哈柯定道。「那麼。我可以允許你。你一定可以見伊。現在你先跟我來。瞧瞧我的佈置。請你下一個批評。」我跟他走出了那一間餐室。外面却黑暗無光。哈柯定向我道。「向這裏走。」說着。便伸過手來。拉着我的手腕。我們經過了一條長而昏暗的甬道。完全瞧不見什麼。我們轉了一個灣。他又突然開口道。「這裏有幾步梯級。你下來時留意些。」我立停了脚步道。「我們可能

够點一個火麼？」哈柯定道。「這下面有風。點了火也要吹滅的。」我覺得他在我手腕上握得更加緊些。似乎防我黑暗中失足傾跌。我從石級上一步一步下去。果然有陰寒的尖風撲面。下了石級。覺得足底下确犖不平。走了幾步。又轉了一個灣。方才停步。哈柯定伸手開門。但聽得軋軋的聲音。便知那門軸已鏽廢了。我仍舊被他牽引着。走進一間沈黑的室中。只覺得霉溼的空氣。直刺鼻管。他忽而放了我的手腕。發一種微微驚慌的聲音。說道。「我來點一個火。」這時我既被他放手。頓覺搖搖無主。幼年時因着黑暗而發生的恐怖。此刻又從腦室中湧現出來。我因退後一步。要想摸索我們進來的門口。那門却已關上。忽聽得擦火柴的聲音。便見我那同伴。匍伏在一隻玻璃燈面前。正在那裏點燈。他點着了燈。提在手中。從燈光中瞧見我們所站的地方。乃是一個很大的地窖。窖的四面都是暗綠色。溼汽凝集在上面。不時點點滴滴的吊墜下來。又聽得暗隙中鼠聲切切。分明這一盞燈光已驚動

了他們。罅穴中的尖風。斷斷續續的進來。寒氣砭人肌膚。真像進了幽壙一般。我不禁戰慄失聲道。「爲上帝的緣故。讓我們快離去這個地方罷。」哈柯定將燈提近了些。問道。「爲什麼。你可是害怕麼。這件事和你有什麼相干。須知這地窖中的狀況。和上一次特辣潑遇險的祕窟完全相同。他今晚就要到這裏來哩。」我的牙齒不住的互相震動。額上也冷汗淋漓。却仍鼓勇答道。「哈柯定。你如果蓄意要加害他。不要想我可以幫助你。我老實對你說——」他厲聲道。「制止你的舌子。聽我給你解說。當特辣潑沒有喪失記憶以前。他是一個國務大臣的心腹祕書。有一天晚上。他謄錄一張重要的公文。直到夜深方才回家。在半路上。他忽被人暗中狙擊。竟失去他的知覺。等到他蘇醒的時候。就像這樣一間的殯宮裏面。你可在那裏聽我麼？」他且說且把玻璃燈照近我的眼睛。我越發驚怖。逐漸退後。直退到壁腳爲止。哈柯定張着圓大而發光的眼睛。瞧着我說道。「我剛才說他醒時在一個陰寒、

幽秘的地方。有兩個人却俯着瞧他。他的手足已緊緊的縛住在一根鐵條上面。那二人見他蘇醒。就問他那公文中的秘密怎樣。他却還拒絕不說。他們倆也當然不肯罷休。繼續逼他吐實。那時他耳中聽得許多切切的鼠聲和水流的激盪聲。才知那裏是靠近河道的。那二人便借此恐嚇他。如果他堅持到底。他們就要塞住了他的嘴。把他丟在那祇有鼠子爲鄰的黑牢中。密爾門。你可聽我麼。我的話可說得明白麼。『我本想回他一句。可是我的說話。竟不能從我乾枯的喉嚨中衝發出來。他的面孔却越說越湊近我。好似他要向我施催眠手術的一般。哈柯定又接續道。『特辣潑受了那種逼迫。却仍不肯把他所賸錄的祕密洩露。故而他們就果真塞了他的嘴。把他丟在那個可怖的所在。他在那裏經歷了幾個驚怖的鐘頭。等到被人救出。已差不多變成瘋狂。後來雖沒有瘋。竟失去了他的記憶。直到那晚上我們見他。還是這個樣子。你對於這事上。可有什麼見解麼。』我見他閃光的眼睛。張開

的嘴唇。和高舉着屈曲的手指。在在都足以使我恐怖。我暗忖我到了這個地方來。實在已進了他的圈套。這時我還有幾分氣力。摸着我不後的門鈕用力一推。果然又發出軋軋的聲響。那門便應手而開。我旋轉身來。正想奔衝出去。猛見門口外有一個人立着。哈柯定的燈光照在那人臉上。那就是美撒戲院中瞧見的那個特辣潑。我驚呼道。『哎呀。讓我出去罷。』但他不聽從我。仍站着不動。臉上露出一種犇笑。交着兩臂瞧我。我便向後倒退。忽被哈柯定執住我的手臂。我掙脫了他的手。在地窖中奔竄逃避。特辣潑忽也圍過來捉我。我盡力揮拳打他。他果真捉我不住。可是不提防哈柯定從背後趕來。張臂把我抱住。同時他的玻璃燈失手落他。便熄滅無光。我聽得哈柯定厲聲向特辣潑道。『我已捉住他了。快些。把鐵條拿過來。快。』這種聲浪在地窖中盪着。真像雷鳴一般。我好似失了魂魄。又似我已到了懸崖的邊際。轉身間便要粉身碎骨。昏迷中我覺得我自己嘶聲喊道。『放了我罷。瞧瞧

上帝的面。放了我罷。」說了這句。我的知覺便像狂風中的燭光。霎時便完全熄滅了。」密爾門又作第二次停頓。他向左右瞧了一回。忽作懇切聲道。「列位聽了這個故事。不是有些嗟異麼。原來那個在祕窟中受那可怖的事的人。不是特辣潑。却就是我。我因着那一次的驚變。會暫時喪失記憶。所以我所說的故事。自從我在火車上和哈柯定相見起始。直到最後的結局。都是哈柯定和特辣潑二人。爲着我的緣故而特地佈置的。他們倆見我失了記憶。醫治不好。才想出這個特殊的方法來。使我重新受一次驚嚇。以便回復我的記憶。我受了第二次驚嚇以後。雖然在牀上睡了好幾天。但腦府中因着那黑害的影響。果真恢復我已失的記憶。那時哈柯定不消說非常歡喜。他見我回憶了既往的事情。又認識了老朋友的面。才說明我前次所以失去記憶。就爲着我不肯吐露國情的祕密。受了那黑害的幽禁所致。所以他重新佈置了一個黑害。使我照樣的經歷一次。那句「毒病毒藥醫」的諺語。果真

在我身上應驗了。」密爾門說完。取出白巾來抹他的額汗。他見四周的聽客。都聽得津津有味。因微微笑了笑。似很得意。內中有一個人問道。「還有那個黑眼美髮的女子呢。伊又怎樣結局。」密爾門道。「唉。伊此刻已做了我的妻子。當我沒有失憶以前。我早已愛上了伊。病愈以後。便即訂婚。但我遇變的當兒。伊剛在別處。等到聞信趕來。先和哈柯定相見。哈柯定就請伊在他的把戲中擔任一個角色。伊知道這件事爲我設法。當然是願意的。但後來伊見我的時候。竟扮得很像。完全不露聲色。我真佩服得很。」靜寂了一回。又有第二個人問道。「那個特辣潑你也是從前認識的麼。」密爾門道。「正是。不但認識。他還和我同事呢。」那人又問道。「那麼。那哈柯定又是誰。」密爾門道。「他的名字我會略略變更。他就是柯得門爵士。現今最有名的精神病專家。不料今天的晚報上。正傳着他的死耗。你們諒必都聽見了。」

(完)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辯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一百卅五號 誠厘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牧童之覺悟

胡寄塵

(一)

黃家的孩子黃二，年紀剛才十六歲。他爲人雖很聰明，但自小沒有讀過書。只替人家放牛。早出晚歸。牽着幾條老黃牛。在草地上吃吃草。或是在河裏喝水。當那黃牛吃草喝水的時候。黃二或是在一平如席的草地上躺着睡覺。或是橫坐在牛的背上。唱山歌。等到黃昏時候。明月掛在樹梢上。黃二知道時候已晚了。便牽了老黃牛回來。吃飽一頓飯。便倒在稻草堆裏睡覺去了。每天除了這件事以外。任便甚麼他都不知道。好一個無知無識的牧童啊。

(二)

有一天。黃二方在草地上牧牛。只見離開他坐的地方不

遠。走出一對白兔子來。如雪一般的毛。如火一般的眼睛。好不可愛。殺人。一對可愛的兔子。行也同行。止也同止。想起來是一雌一雄。也像是人家新婚夫婦一般。總是相守着不肯一刻分離的。

黃二看見這一對可愛的兔子。也不忍得去驚動他們。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一聲也不響。一動也不動。眼睛望着那一對兔子。走來走去。好不自由自在。黃二心裏充滿了快樂。料想那一對兔子的心裏也充滿了快樂。好像這宇宙間都充滿了快樂。

正在這時候。不提防那左邊一家茅舍裏猛走出一條花狗來。那花狗一眼看見了兔子。禁不住饑涎長流出來。張開了一隻嘴。露出了很長的牙齒。兩眼睜得圓圓的。一身

的毛都豎了起來。好不可怕啊。簡直不是狗。乃是一隻狼了。

他一聲也不響。比甚麼還要快。一跑便跑到兔子那邊。一口咬着了一隻兔子的腳。那兔子看見狗來了。那裏不想逃呢。只是兔子走得慢。狗走得快。兔子膽又小。一見狗來了。早已駭得腳軟了。那裏還跑得動。所以跑不到三步。便被狗咬住了。咬住了一隻。再有一隻。早已駭得魂不附體。不等狗去咬他。他已跌在地上。停了一刻。才爬起來。正想要逃他的命。禁不起那可怕的惡狗的長嘴。又咬過來。吱吱的叫了一聲。這一隻兔子竟被狗咬住咽喉。不多一回。

便死了。那隻咬傷了腳的兔子。雖然不會死。却已受傷甚重。再也爬不起來。那條花狗可算是得勝了。慢慢的坐在地。用他的午餐。鮮美的兔子肉。連皮帶血的飽了他如火一般燒着的食慾。那一對可憐的白兔子。片刻之間。便葬身在惡狗的腹中了。

黃二看了這幕悲劇。他也不覺得有甚麼感觸。他不過以

爲是好玩的事情罷了。停了一回。時候已晚。他牽了牛回去。吃了飯。沒有事。便把這一段故事。講給鄰家的一個少年聽。那少年是在外面讀過幾年書的。甚麼物競天擇。甚麼優勝劣敗等名詞。他是聽慣了的。今天黃二的話。觸動了他。他便滔滔汨汨的向黃二演講起來。所講的無非是優勝劣敗的道理。說那兔子怎樣弱。是應該被狗吃的。說那狗怎樣強。是應該喫兔子的。還引了許多達爾文的名言爲證。黃二聽了。覺得這少年的話一絲也不錯。從此黃二的純潔的腦筋裏。也深刻着優勝劣敗四個字了。

(三)

又過了幾天。黃二仍舊往那邊去放牛。看見前天喫兔子的那條花狗。正蹲在草地上。咬着一隻死鴿子。在那裏享他鮮美的早餐。黃二心裏一動。他腦筋裏所刻的優勝劣敗四個字。立刻現出很深的影子來。映在他眼前。不知不覺的稱贊那狗是強者。而笑那鴿子是弱者。正在這時。那茅舍裏又走出第二條狗來。乃是一條白狗。和花狗差不

多大。不知是兄弟呢。還是夫婦。說不定也是父子。因為他們是從一家出走來的。

那白狗一眼看見花狗。安坐在那裏喫鴿子。那裏肯讓他獨享此美味呢。連忙跑過去和他爭奪。彼此狺狺的如雷罵一般。罵了一回。不能解決。便用起武力來了。白狗先拿前腳爪去掏那隻鴿子。花狗乘他舉起前腳爪的時候。伸着長嘴巴在白狗頸下猛咬一口。白狗大叫一聲。把腳爪縮了回去。也張開了口來回咬花狗。因之爭鬪了好久。彼此都受傷了。臥在地上不能動。一隻鴿子都沒有喫上口。黃二看到這裏。心裏也不知是怎樣想。等到晚上。他又將這段故事。告訴另一個少年聽。這個少年是講互助的。因黃二的一番話。觸動了他的談鋒。又向黃二講演了一番互助的道理。說兩隻狗本是一家的。應該互助。不該自己相爭。又痛詆優勝劣敗的道理不對。因為大家逞強。所以造成自相殘殺的結果。黃二聽了這位少年的話。又覺得一絲也不錯。把他腦筋裏優勝劣敗四字取消了。而另刻

了互助兩個字。

(四)

光陰過得快。忽忽又過了兩三天。黃二仍舊往那塊地方去放牛。只見那花狗和白狗。都在茅舍門前走。但是腳都跛了。好不難看。為甚麼腳要跛呢。不言而喻。是前回自相殘殺的結果了。黃二看了這個情形。越發佩服第二個少年的話說得不錯。

這時候又聽見對面樹林裏簌簌的一陣響。猛可裏跳出一頭狼來。一撲便撲在兩狗身上。兩隻狗因為腳跛了。逃不及。只好生生的被那狼抓住。這時候黃二駭得躲避也來不及。那裏還能再有膽子看下去呢。躲在那茅舍後面的毛廁裏。幸而不曾被狼看見。狼喫了兩條狗。肚子也飽了。也不再要尋人喫了。管他回到樹林裏去。

過了半天。沒有聲響。黃二才走出來。看看自己的牛。沒有散失。心裏安了。也不等到天晚。便牽了牛回去。這回黃二可算是遇險脫險。所以他回去以後。越要將他

遇險的事。告訴給別人聽。這時候前頭兩位少年一齊在座。聽了黃二的話。第一個少年還是執着優勝劣敗的道理。說道。兔子不比狗強。所以被狗吃了。狗又不比狼強。所以被狼吃了。豈不還是優勝劣敗麼。第二個少年道。不然。兩狗因為不能互助。自相殘殺。因而受傷。受了傷不能走得快。所以被狼吃了。但是狼遇見狼。彼此又要自相殘殺哩。這樣的推下去。狼不又要因自殘而被虎食麼。所以還要互助。第一個少年正待還辯。這時有第三個少年在座。立起來說道。諸君不要相爭。且聽我說一句話。優勝劣敗固然不對。互助也不十二分透澈。還是因果律來得透澈些。大家忙問道。甚麼叫因果律。

第三個少年道。有因必有果。果又爲因。互相爲因果。沒有

窮盡的時候。譬如那隻狼他平時又何嘗不吃兔子呢。他吃了兔子。去養他的身體。他身體的一部份。就是兔子所組成的。今天狼吃狗。不算是狼喫狗。只算是兔子吃狗。原來狗喫了兔子。兔子變形的狼。又來喫狗。不算是循環相喫狗麼。就是那兩隻狗。自相殘殺。也不是自相殘殺。因為兩狗的身體。都是由喫了旁的小野獸而長成的。所以他們自相殘殺。只算是兩種旁的野獸在那裏相殺。這樣的互相殘殺。豈有窮期麼。就是互助的道理。也不能使得相殺者澈底覺悟。所以澈底解決。還是要剷除殺機。前頭兩位少年。聽了這番話。還沒有回答。黃二却大呼道。不錯。不錯。我如今才覺悟了。從此以後牧童童二澈底覺悟了。



著名經濟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澈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冊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什麼叫做

三菩薩？

郭乘文博士說：「到南洋去演說，非常困難，有什麼三菩薩的名號。這三菩薩是什麼呢？就是演說壇上往往立着三個人：一個是演說的，一是繙福建話的，一是繙廣東話的。可見語言不通，真是困難！」

學習國語便可

打破言語不通的困難

請即日加入本社

國語科

能於最短期間，習得國語上的智識和技能。

◀ 簡章承索即寄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啟



法國劇盜樊
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續）

原名 Un Roi Prisonnier de Fantômas

法國蘇霏德靄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四章 醉囚

天將破曉。曉暎微光。淺露雲端。作魚肚白。掩映警察區官辦公室窗牖之上。窗扇玻璃。積污黃垢。受光狀至慘鬱。巡長馬松。宵來共一同僚。踞區官公案。作葉子戲。以遣永夕。奉職在公。羈牽所事。良宵佳節。未能即時行樂。衙署小賂。在所不禁。於時推牌。撫案起立曰。如此。我祇有往覓區官去。同僚曰。以此時往覓之耶。語狀至莊穆。若喻馬松審思而後行者然。馬松毅然曰。不渠覓。何以了茲事。區官至多以驚破好夢。詎我。舍是殊莫由我罪也。如不之覓。須至午前十鐘。渠始來。不虞更生他變耶。語既。離公案。伸動四肢。以活筋脈。伏案賭通宵。曾未瞑目。安臥一爲休息。倦困可知也。

區官每夕離署。輒委馬松全權代理署中事。馬剛愎好自用。處紛理劇。曾不欲一求教於人。謂官既信而委我。我即區官。何事求教他人者。不意除夕之夜。蒙棧街驟有玉姬墜樓身死事。所逮捕者。又一非常之人。案情重大。非己力所能勝。雖當僚屬之前。力自矜持。自保尊嚴。而衷懷惻亂。不知所爲計。既離公案。徐步近衣架。取製服及雙銀線之冠。穿戴如儀。顧室中僚屬曰。吾往覓區官。去去卽還。爲時非甚久。僅一往返之程爾。署中事。爾曹審慎維持之。待我歸來。勿爲難「彼人」。凡渠有請。可許則許之。但勿疏忽。任逸去。慎守我言。勿怠勿懈。返步過鄰室。悄啓門扉。伸首內望。立掩關。舉動至慎謹。微語自慰曰。渠猶自醉臥……安步自去。旣出區署之門。時天初明。五鐘有半。街面行人寥落如天上星。但見瘦馬曳牛乳之車。轉轉走道上。車內乳瓶。震觸有聲。與輪蹄得得相應合。御者時揮鞭策馬。鞭聲響處。馬蹄與乳瓶震觸齊急。道旁清道夫。縮首如龜。披高領之衣。呵凍持帚。掃除街石。灰塵如煙。隨帶而起。馬松

進勒相德路 (Rue Legendre) 一小巷。止一屋前。寓屋外表殊華美。臨街之門。已半啓。俾送麵包。牛乳。報紙。諸色人等出入焉。馬松躡步上三層樓。頗惴惴不自安。區官爲人素嚴峻。其夫人較渠尤爲兇悍。凌晨往擾。逢怒取呵責。在所不免。勢又不容退却而不前。及門。屏息。輕掀門鈴。默忖爲時尙夙。傭媪未來。啓關者。必區官。夫人必不輕易升帳。鈴聲響處。聞室內步履聲。起披肩。同時有婦人之聲詰曰。叩關者誰。來此何事。馬松聞聲。識爲區官夫人。惶悚曰。夫人。句我也。曰我。句誰耶。對曰。巡長馬松。曰來此何事。曰請區長速赴區。……言猶未竟。門大啓。區官夫人披衣迎面立。匆匆起。衫鈕多未扣。鬢髮蓬亂。粉痕狼藉。橫眉怒目。猙獰可怖。馬松駭。退數步。遙立梯口。倚梯欄。自支。夫人交臂橫胸。張眸。大聲曰。汝來覓魯意。赴區署。馬松悽遽曰。天乎。夫人何怒。句署中有要事。須得區長往發落。……夫人不待其言之竟。狂呼曰。須彼赴署耶。馬松惶悚。不敢對。但領以首。夫人大怒曰。渠自在署。句渠言有事留署不得。

歸。汝乃渠是覓。句呼。句役夫。句彼人乃敢誑老娘。句慎之。句勿謂老娘易欺弄。句夫人怒極。不復顧馬松。力掩門扉。門砰然闔。猶申申言不止。馬松恫恍。徐徐下梯級。自怨曰。我奈何不思。其人未歸。當在情人白蘭絲妮子處。吾其往覓之乎。往覓多不便。不往覓。又無以了此事。從公爲急。不暇拘小節。遂暫往鄰街一寓屋。伸手掀門鈴。足恭而立。門內有人問誰某。馬松對曰。我。句我巡長馬松也。門扉啓處。馬松見門內隱約露一青年漢子。約三十歲左右。被藍條絨布日本袍。亟欠身爲禮曰。區官。句比昂首。則其人非區長而爲署中書記官。故言未及竟。訕然而止。惶恐不自勝。恨不隱身入牆隙。或地面有孔穴。鑽而入。期期而言曰。我……我……我覓……覓……書記官微笑。欲掩門。婉應之曰。馬松。句汝誤已。句區長不在是……已而又哂曰。我與區長同在是間之時。絕鮮。馬松狂瞪雙眸。不知所對。書記官莊容撫馬松之肩而語曰。馬松。句汝亦君子。當不泄我事。言際徐徐掩門扉。馬松立門前。楞楞者久之。頗自恨。

凌晨是處擾人。而無以益所事。垂頭喪氣而歸。比進署門。區官立傳見。盛色譴讓曰。若何之。句我信任若。署中一切。全權委託若。若乃趁署中有要故而我不在署時。擅離職守。徜徉不知所往。若何以對我。何以對上官。慎之。勿謂我不能懲罰若。馬松木立。不知所對。

范駝矍然寤。疲憊不自勝。頭岑岑如戴重。目眩腦暈。咽喉奇渴。若爲火炙。驟展眸。覺天旋地轉。四壁搖動。目半啓。遽闔。朦朧恍惚。不自知是醒是夢。眼臉初展時。隱約見有牌示。窗幔。几案。椅桌之屬。一一非所識。頗以爲奇。勉振刷精神。婆娑倦眼察所以。肢體初伸動。覺此身未嘗解衣臥。硬領扼咽喉。袖套在肘。褲袋內鎖鑰。硬梗髀骨欲糜。初不省何事不脫衣而睡。神思漸復。宵來事一一迴溯心頭。憶得此身蓋爲警士拘入估兒塞路(Rue de Courcelles)警署。幽之區官室。思量所事。憂心如搗。玉姬受戕。二世遁逸。百隊無以自脫於嫌疑。究如何說辭而後可。稍自思維。四

賊不敢伸動。虞守者見渠醒。引往面官。無暇策畫也。念何爲而幽禁我於區官之室。豈拘留所人滿耶。王又何在。曾否受繫。警士宜拘王。拘得否耶。思際。颯眸周矚。見所在爲一廣大之室。有圖。有畫。有公文。牌示。掛牆壁殆滿。迎面一隅。置一書櫥。又一隅。爲縱橫有格之架。堆積文牘。凌亂成堆。室中陳一書案。案旁有印信機。書案之上有墨水壺。壺傍有廉價墨水一瓶。椅杌之屬。歷落兩旁。更有煤汽火爐。及己身所偃臥溫榻。觀察再三。默念所在確是區官或書記官辦公之室。彼衆胡爲而幽我於是間。忽念宵來警士。面已呶呶喘喘之狀。自語曰。渠輩捕我於王者外妾之寓。必以我爲大人物。此其所以不敢輕視我者歟。然雖如是。一念處境奇險。又不勝杞憂。警人或疑玉姬爲我所害。否亦目我爲從兇。不有反證。何以自脫。顧何自得反證乎。反證唯王。王今安在。又念王最後之言。囑我勿恐。凡百有渠。似王許我明冤屈。願明屈雪冤。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王究何由脫我乎。思之。不覺自哂幻想之癡。范駝雖年少。胸襟

至曠達。歷險既多。頗能逆來順受。履險如夷。默計我躬清白。又復何恐。一旦官人得真兇而破案者。我日來所歷。頗足爲新聞記載資料。塞翁失馬。未始非福。思有間。意有所得。自策曰。目下不宜揭隱秘。勿因疑而訟王。王苟非貪言自肥之人。則必有以出我於警士之圍。今茲或正在進行。而我不之知。是我所苦心窮慮。謀對官人者。不免擲心思於虛牝。久滯此間何爲者。意定。自整衣衫。故故溫婉其聲。吻而言曰。室中何無一人耶。語發。便有人推門入。容貌至莊肅。黑衣。白領。走窗牖前。褰拂窗幔。放天光入室。返面范駝。鞠躬爲禮曰。公睡醒邪。執禮至恭。謹。范駝聆言。不期一震。默付警界中人。乃竟爾溫儒耶。不然。何囚人睡眠之安。否是問。矧問時。吻角微微露笑容。其人似卽區官。否亦書記官。范駝於茲一刹那間。作萬千想。官言又不能不對。念人既以好意優遇我。我如何不報。因婉言曰。唯。句甚矣。憊。官肅然敬聽。期期焉對曰。公來。句值某不在署。句警士無知。句公當……能……怒。泊某既至。則公方酣睡。某不欲

擾公好夢……故……故……語期期莫屬。范駝察言而觀色。似官人目己爲二世摯友。以爲亦貴族故脅肩諂笑。以週旋。不則警官面囚。豈爾爾耶。因僞作懽容謙謝曰。先生遇我厚。感且無既。敢問先生姓氏。官人足恭曰。某白鼯甲。本區區官也。范駝故自矜貴。不爲尋常寒暄語。但笑頷其首。微諾而已。白鼯甲繼辭曰。下官已飭所屬。妥爲料理。不久當。句范駝聆言。以爲王或遣人來拯之出。不俟其言之竟而詰曰。不久當來耶。對曰。然。爲時無多。僅一駕馬。一驅車之時間。下官意所屬。或不至敗我事。言未畢。范駝應之曰。先生真能事。心中則念。駕馬驅車。果何如車。其轎車乎。意其送我赴總廳對簿乎。然則「不至敗我事」之言。又可指。豈表蝶二世。設法令官人釋我。警官虞我或泄其祕耶。遂故含糊其辭曰。先生信我。毋焦慮。白鼯甲。肅然致敬。相視無言。有間。白鼯甲又曰。下官已囑女關慎言語。媿忠於公。句意必不令新聞記者知……知……語期期莫續。似其人不欲重提宵來慘殞案。而一時又無確當名詞

代之者。范駝諭之曰。知宵來事。句言未畢。門外有人叩關。一瞬。巡長馬松進。舉手齊眉額。肅然曰。車已駕。白鼯甲立應曰。佳。范駝默付車既駕。勢惟登車去耳。乃取椅上大氈。白鼯甲立趨前。挈衣領。助之衣着。若侍役然。范駝益省其人果以大人物目我也。白鼯甲復叩曰。公自行。抑由下官護送。句范駝聆言欲笑。力自鎮抑。伴爲謙謝之容曰。勿重勞。我當自去。語時自念。須與官人接手道別否。又念不如無握。以自矜貴。區官似未敢希此逾份之榮。疾趨而前往啓扉。欠身導范駝出。步履所經。一有警士。立正致敬。院前有華貴之車。與人倚車待發。白鼯甲趨啓車門。鞠躬延范駝登車。如禮大賓。范駝見狀。幾疑此身猶在夢中也。視車爲古貝式 (coupé)。貴官華族所乘也。車廂但容二座。不似受人簇擁。指總署面官對簿者。車乘之後。別有一車。有壯男子御平民便衣。與己同時邁步。各自登車。范駝念其人。必化裝之警士。又一警士。扶足踏車。倚而立。若爲扈從。范駝上車。故作鎮定之容。取袋中菸枝。撥火燃吸。

喬爲暇豫。心中則念。初以爲有權可乘者。不虞監視者重。半途無由下車通逸也。車門既闔。白黛甲馨折爲禮。車徐徐發。行未遠。范駝悄悄自後壁小窗外瞰。果見漢子之車。遙遙尾隨。以爲監視。欲阻無計。遂亦置之。無何。車忽停。離警區猶不及十分鐘也。范駝訝望。則見車停於宮前街 (See Champs Elysees) 宮園旅社之前。後車漢子。已先下。趨與門前社役語。社役趨而出。端肅而啓車門。導范駝陟階。升堂。以詣升降機。廳中執事。立傳電話。告第一層樓上侍者。范駝見狀。意衆人將導之往面王。面王三數語。便可脫然無累。回復自由。已坐樓中。一刹那使停。有侍者。導入一巨室。室廣大似廳事。華美悅目。范駝念此必裴蝶二世延接賓客之所也。侍者旋踵閉門出。范駝泰然去冠。閒行廣室內。躑躅以矜王。久而不至。顧壁上鐘。鐘針指十一鐘又半。念在蒙梭街受熱時。約在夜中四句半鐘左右。今無幾時。已出幽禁。必王設計援拯。王真信人也。念宵來事。玉姬之死。無端墜樓。果自戕其生。抑王所害耶。思之重思。

之。莫得其解。矧候將近半句鐘。終不見王出。默忖王者見賓客。果如是窘難人耶。巴黎社會中。最令人嘗冷板機滋味者。莫過於牙醫生。王今久不出。視牙醫有過無不及。室中有汽爐。煨甚。范駝略猶疑。去外瞥。念己身不似應王召見而來者。不然王何爲不出見我歟。瞥見室隅小几。上置畫報雜誌多種。范駝笑。自謂此亦與牙醫生處同也。已而又念王既以我爲友。我無官守。毋庸拘儀禮。以自窘。候王不至。取報展閱。當不見罪於王。遂坐安樂椅中。順手取一圖畫之雜誌。比欲展閱。一社役款關入。詣范駝前。馨折爲禮。上紙單一箋。靜靜不言。范駝異。取紙視之。則菜單也。念社人乃以午餐款我歟。豈王預囑以時飯客。社役故以餉我耶。又念爲時已宴。腹且餒。得食亦佳事。夷猶片晌。草草點幾式。社役受命。復請曰。陳酒饌何室。范駝毅然曰。內室。社役敬諾。爲禮而去。范駝方念社役問陳酒饌何所之故。別一社役。手托銀盤走進。盤上承電信一通。范駝受電信。自謂竟亦有以新聞報我者耶。比欲剖閱。見封面所載受

信人姓名。非范駝。而爲「霍華士公爵」。不禁愕異。念社人何得以非我信電上我。既而又念或王寓書我。啓封展視。翻閱再三。電文爲字碼。莫由索解。大恚曰。胡爲以此抵我。返顧社役。則去已久。二世終不出。范駝大疑。忽付社衆。蠢蠢。遮莫疑我爲王耶……

第五章 異泉

元旦之辰。習慣上爲巴黎人士最晏興之一日。除夕之夜。遨遊街市。狂歌酣舞。通宵達旦。元旦之晨。遂闕焉。無人似巴黎人士。以元旦之晨。能酣眠與否。博新歲之休咎。然者。夜來街市。萬頭攢集。茶樓酒館之轟鬧。終夕者。際茲寂如墟墓。道鮮行旅。益形寥闊。商廛閉市。酒座無人。新年第一日早晨。全巴黎人。十九高臥不起。但亦有鷄鳴而起。整刷衣冠。奔走街面。如不及者。則各機關衙署中下級員司。爭先恐後。分投向各該管首領。慶賀新年也。其身隸軍隊中。或各官僚職位較崇者。又須廣集白宮。恭賀元首。是故衝衢之上。時有高車駟馬。徜徉過市。個中人一一高冠綬帶。

榮顯炫人。然一瞻望顏色。大都悒鬱無權。若悲儀節拘人。此行非所得已然者。論者謂若輩長年。晏如裕如。則元旦之晨。小有煩惱。固亦宜也。巴黎繁華爲世界冠。片時沉寂。亦僅元旦之晨。迨既向午。則煩囂旋復其舊。扶老攜幼。結隊成羣。漸漸滿街市。一輪紅日。亦遙遙自冬日密雲中。發其黯淡光華。向行旅強作笑靨。猶人之擾攘終宵。未得好睡。又復強起。與人週旋。瑪德蘭路。黎佛妮路 (Rue de Bivoli)。兩街之上。游人最難。十九自宮前街走來。不期而合。同趨襲哥德市。愈聚愈衆。途爲之塞。初有疑其糾衆。爲某種示威舉動者。既而省其謬。緣游行。者咸忻忻然。愉愉然。不似有所請求糾合成羣。以爲要索者。俄有音樂一隊。穿行宮前街。鼓吹交應。笳笛齊鳴。導以五彩之旗。步伐齊整。徐徐沿莎茵河涯而下。街面游手好閒之徒。呼朋嘯侶。尾行其後。樂隊之人。戴特制之冠。一一綴有帽章。衣錦葵色禮服。領袖金邊。光華耀眼。五彩旗上。繡字鮮明。大書「京報」字樣。見者睹此。知樂隊所赴。必取道向襲哥德市。

也。和而從之。迨既蒞止。樂隊之人。環石柱而立。游人爲成隊之京報社役所阻。遙立而望。以覘其異。有二少女。爲街衆所擁。駐足在前列。一女嬉笑至樂。以身得與盛會爲喜。聘眸四望。懼溢眉宇。又一女則悒悒無聊。神思不屬。喜笑之女忽顧伊曰。紫珈。句云何爲是鬱鬱者。人生行樂須及時。汝胡爲憂戚如不勝。若遇鬼皆紫珈強作笑顏。微喟而應曰。蘿絲。其怨僕。僕亦不知何今日心神之昏亂。句言猶未竟。蘿絲忽有所睹。指人頭湧動處。語紫珈曰。視之。句彼間何爲者。紫珈颯眸。見二警士。擠進人羣。近樂隊前。揮手止奏樂。樂隊之人。如不之見。鼓吹如故。警士怒。各執一人。一捉搦鼓者臂。一挽弄笛者肘。擬曳之送將官裏去。並揮令樂隊人散去。謂不宜廢聚街頭。梗阻交通。樂音零亂。街衆大譁。好事者以警士有沮佳興。甚有欲起而與之爲難。二警士勢孤。知衆怒難犯。悻悻然去。報社僮役。遂集衆空場中。匆匆搭木架。構講壇於石柱及龔拜德橋之間。面噴水池而立。圍以絳欄。近欄皆衣冠楚楚。氣概軒昂之倫。

有識者指一年高白髯者。語其伴侶曰。箇叟爲歐白呂朋。衆議員而京報社社長也。其翔步羣中。丰儀華貴。鬚鬢上翹。作菱角式者。京報總幹事潘德祿也。餘衆先後排衆而詣講壇之前。絡繹不絕。每來必趨與潘德祿語。觀衆睹此。恍悟京報曾載有啓事。將於元旦之晨。面衆宣講「泉嘯」之秘。蓋卽此事。於時別有賣報童子三五成羣。穿行衆中。唱賣本日號外。紫珈購得一紙。借蘿絲共讀。蘿絲細細覽開會項目。紫珈但草草一讀時事之欄。微喟曰。天乎。彼事猶未見刊列。……語未竟。訕然而止。則潘德祿面衆朗語。略陳開會意旨外。謂今日特延大考據家巴倫古先生。演說「泉嘯」奇蹟。街衆譁笑聲中。見有老者。冠高冠。蹣跚登壇。鼻絳如椒。上夾無腳眼鏡。鼻梁肥短。鏡時時墜。衆譁笑所由來也。巴倫古捧紙。喃喃誦紙上辭。辭曰。

舉巴黎人士咸以泉嘯爲奇。類此之事。古代已數數有。不足奇也。曩者太白師城 (Tibet) 附近。嘗有一石像。每屆日正中時。陽光籠罩像上。輒有聲如樂奏。鏗鏘和

鳴。時人異焉。以爲石像必有神鬼憑依。故能作怪。或疑石內隱藏機括。受日光則跳動發聲。而究其實。一一非是。其事亦殊無奇……

巴倫古誦文之初。街衆猶能靜默諦聽。嗣以所述。去題漸遠。微厭聽聞。未及其誦讀之竟。甚有高聲叱逐。不欲其長。此絮絮者。巴倫古漠不爲動。絮絮如故。衆大譁。潘德祿慮起惡感。數數以目示意。促其退席。巴讀文自若。衆人乃大呼噪。趣樂隊鼓而攻之。巴不獲已。乃下。便見有淘挖溝渠工役。列隊至講臺之前。面京報社旗。一一舉臂向天。若申盟誓。羣動異而觀焉。囂喧頓止。工人所宣誓。唯近其前者。聞其詞。街衆距離略遠。不知所云。只因會單項目列有所舉。望其動止而知之。工役之誓。蓋謂身任龔哥德一帶掃除溝渠之役。此間溝渠。與巴黎全城各處所有。無或少異。而水道宜洩。一一同常。了無特殊可異之點。以明「泉嘯」之異。實與地底溝渠無關云云。誓畢。退去。忽有少年。露頂不冠。長髮披肩。請於潘德祿。自稱太學生。願與身盛集。宣

讀詩文。潘德祿婉詞謙謝。別面一華服佩勳之人。嗷嗷如有所爭。衆睨其人。則巴黎城鄉水利局副局長也。會單列其人。許京報以今日莅會。述水池石像一切建築。明泉嘯之事無稽。與潘絮語。有逡巡欲遁之勢。識者謂其人初雖許諾。臨事又慮上憲譴責。圖遁以自免。潘持之堅。再三敦勸。強而後可。登臺後。喃喃有所陳。語微聲弱。不知所云。而又期期莫能竟辭吐。潘德祿虞失衆懽。遂自登臺。目光如電。周囑街衆。凝重聲吻。自陳於衆。願代副局長而畢其詞。且曰。

諸姑伯叔聽之。吾人今茲所研究之池泉。蓋成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綜其工價。在一百五十萬法郎之上。勿謂叢爾小泉。其代價固不菲也。池以平滑之石塊爲盤。中樹海怪之形有六。各執魚一尾。尾端上翹。清泉即自魚尾半啓之罅外噴。計一日夕。噴水可六立方密達。又七一六立方寸。泉池之製。與常初無小異。池上石像。雖略有異同。然決無可以發泉水使長嘯之理。明人所

共知也。方今二十世紀。爲科學昌明時代。鬼神之說。不攻自破。而謂吾人能信泉嘯之說。肇自鬼神乎。至於泉嘯之異。何自發生。吾人不得不研究一明其理。故有今日之會集。諸姑伯叔迷惑自甘。不欲明其理而詳其實。則已。否則應各凝神。諦聽諸名家之說詞。

衆聆潘言。掌聲雷動。且以其言。咸移目光注睇池水。欲各逞慧眼。一明其秘。衆有念。念泉上。衆有視。視泉上。其有聾日耳食邪說。未及一辨泉上事物真象者。於時乃細細觀察。洞覽無遺。潘德祿退。導預言家司美娜夫人登壇。衆中有素仰司夫人之名。而神其說者。交頭接耳。爭唱喏。以爲懂。忽有汽車。狂鳴汽笛。以觀衆麕集街心。交通斷絕。勢且輾衆而過。觀衆初不容車之穿行。然以來勢兇猛。爲閃道。車上乘英籍少年十數。譁呼而去。街衆怒笑百出。囂喧萬狀。潘德祿力止衆勿噪。以維秩序。俄有警官。戎服率警兵十餘人。趨至。麾衆令散。復詣潘德祿前。請解會歸去。潘德祿微笑。徐徐自衣袋中出許可狀。付警官。且語之曰。吾

人爲此。初不妨礙市民。麻侶先生。願毋吾曹阻。麻侶猶豫未應。潘德祿趁勢一躍上講臺。大聲詔衆曰。吾人順民衆所悅。聚會於此。決不爲武力屈。句語發。懂呼之聲。如巨雷。行空。轟震遐邇。懂呼聲中。復雜怪響。如狗嗥吠。而聲瘖瘖。潘德祿作態示衆勿譁。譁聲小寂。潘德祿諧言於衆曰。頃聞怪噪。諸姑伯叔。諒共聞之。池寂弗聲。當非泉嘯。意者樂義 (Nelly) 警犬隊。列隊來參與盛會賦。衆大笑。有頓足出淚者。萬人湧動。如波縈迴。如濤澎湃。笑未已。賣報童子高呼欲知「泉嘯」之秘者。趣購本日號外。呼聲尖而銳。街衆十九爲動。爭買一空。麻侶立潘德祿前。刺刺不休。同來之警隊袖手傍立。已而警隊巡長某。趨麻侶前。與作耳語。同時四壁有尖銳之聲猝發。若鳴警笛。畏事者以爲警吏來捕人。爭相奔避。瞬見來者爲頑童一羣。導以白旗。忿息奔至。呼聲與步履齊急。中有一人。踞坐同儕肩。儼如主者。臨講臺之前。遙立。識者謂若輩多負販小商。市人諳以爲貴族小販者。據稱內中大都天潢貴胄遺裔。革命

而後。淪落卑賤。至於今日。此來蓋以新年糾衆嬉游。以此地爲一百二十年前。路易十六世緘首之所。若來問吊者。然麻侶以若輩呼嘯成羣。慮其妨礙公衆治安。乃離潘德祿。率警士成隊。往驅之散。頑童既去。囂喧頓已。游人乃得繼續聆司夫人演說之詞。實則伊人所述者何。聽者多不了。惟以伊人芳譽鵲噪。姿容復麗。仰望顏色。不覺矜足而聽。無何。街衆以談理論學。漸厭聽聞。掉首他去。散者殆過半矣。去去來來。絡繹不絕於途。忽有長髯白幘之人。挺身立衆前。亦頰首聆臺上人演講。其人跣足露頂。眉宇索莫。如醉如癡。行蹤詭秘。茫不知所自來。巴黎初無若輩蹤影。年來乃發見三數人。長日踽踽涼涼。跣行街市。市人稱之爲「原始人種」。或呼之爲「天生漢」。叩其名輒以窪烏窪 (oua oua oua) 對。人卽以是名之。報紙競載其異。並刊印影像。以娛讀者。若輩初不爲非作歹。官人無權驅逐其人。茲忽躡身衆前。衆以爲異。游人又一一集。念窪烏窪之來。殆必有故。年來巴黎每逢有事之處。必有窪烏窪蹤迹。此來果京報社人所邀。抑會逢其適不期然而莅止耶。

潘德祿臆想亦與衆同。方索所以利用怪人。迎合游人心理之策。陡聞泉池之上。猝發聲響。直上雲霄。似噫似嘯。與噴水管射出之水。淙淙作響。遙爲呼應。池前羣衆。有耳所共聞。萬口一聲。同呼泉嘯。泉嘯不已。俄頃便止。寂寂如舊。京報之人。集衆來會。蓋欲一明泉嘯之異。方謂其事荒誕不經。乃來者不期一一親聞泉嘯。結果與初意迥反。皆嘖嘖稱異不止。衆中有人。疑泉嘯之聲。與窪烏窪之來。不無關涉。以言於同來之人。聞者爭相附和。信其必爾。識者雖嗤其妄誕。而信者十九焉。潘德祿頓有所觸。立取臺上所備獎章。邁步近窪烏窪怪人身側。綴之白如皚雪之長幘上。觀衆譁賀。於茲一剎那間。警士忽結羣而來。羣中擁有一華美車乘。安坐其上者。警察廳長雷賓也。街衆以廳長督隊而來。勢不能不散。警察復紛紛驅逐閒人。恢復街面交通。潘德祿見會事垂成。亦揮手示社役。拆卸講臺。導以樂隊。歌吹而歸。街道頓復舊觀。泉池之上。寂靜如常。留者但長髮詩人。手所撰詩章。當泉而立。以潘德祿沮之不得面衆誦其佳什爲恨。

(未完)——留——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常識
話
飢餓的珍珠

憶秋生



美國三佛蘭西斯哥高等審判廳的推事格萊姆，在二年前，曾發了一道很奇怪的命令，該地住民布南姆夫人，須帶她亡姑遺留下來值二十萬元的珍珠項圈，每年至少三十日以上。布南姆夫人的姑，棄世已數年，據死時的遺囑，若果在四年內生了孫女，真珠項圈就作為孫女的嫁粧，若是沒有生產，項圈就付拍賣，以賣價捐入慈善協會。因為這個原故，項圈就由遺產經理人保管在信託公司的地下室裏。可是過了幾年，忽然間發現這個珍珠的光澤，漸漸褪了下來。遺子布南姆遂向法院申請，把珍珠項圈拿到手邊來，隨和許多內行相商，始知珍珠乃是在枯涸中，要恢復原狀，非藉健全少婦的肌膚來養着

不可。一時市內自請來當這個任務的婦女，也不知有多少。結局推事格萊姆以布南姆夫人係遺子布南姆的妻子，和珍珠的關係很深，可謂是理想的體質，因此遂發了上述的命令。這樁事體，遺言和判決都非常之浪漫。可是格萊姆的判決，在科學上實際可以說明。原來珍珠的成分，百分之九十二是碳酸石灰，百分之六有機物，其餘百分之二是水。水分動輒容易乾燥，珍珠也就因此褪光。一般防止水分的乾枯，在保存的時候須注意着保存室的空氣，珍珠盒內的布質和染料都非選擇不可。珍珠的產地錫蘭島，據說用雞來吞食也可以恢復光澤。其法乃是將褪光的珍珠，拿來給雞吃，經過了幾個鐘頭之後，把雞

殺了，重又把珍珠取出來。這種做法，大概是藉雞胃裏的摩擦和水分來恢復珍珠的光澤也不可。歐美俗謂珍珠係有生命的東西，非時常和人类的皮膚接觸，藉皮膚的分泌物來作哺育不可。但據內行說，分泌物中，酸性過強者，反而有傷珍珠的品質。格萊姆推事之注意地選擇人物，便是這個原故了。珍珠像這樣的保存法，在法蘭西已曾有先例。法國有名政治家傑爾的夫人，曾贈值五十

萬元的項圈於法政府。政府將該項圈保存於路威爾博物院，可是到了近年來，忽然發見珍珠的光澤，褪去不少。法政府以此徵求了歐洲有數專門家的意見，又考究了遺言的主旨，結局遂令巴黎著名女優格那支每年佩帶數月。據識者所說，珍珠的光澤枯涸程度過大，要完全恢復牠的光澤，就以格那支的美肌，也非數年不能成功云。

(完)

西 笑

海 綿

胡 文 煒



甲道：「那一件動物滿身是洞，

裝滿了許多水？」

乙道：「沒有的，你祇好去騙愚

笨的人，不能騙我。」

甲道：「真的嗎？海綿不是嗎？」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說彙刊

此爲葉紹鈞，朱自清，廬隱，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序之諸君的創作集。共有小說十六篇。

每冊定價四角

隔膜

這是葉紹鈞的創作集，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

定價每冊五角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是一部革命的書。社會改造，究竟是染淋着血的破壞手段得來呢？還是靠愛之宣傳？這是當時俄國青年思想上的難問題。這書把這思想完全反映出來了。定價每冊六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卷首有言詩人自敘傳。著者曾被稱爲「有童子的心的詩人」他的童話是用了他所獨創的嫩弱而又鮮明的文體寫出他自己的天真的心情，悲哀的情調和夢幻的憧憬。不但是孩子的恩物，便是成人讀也是很好的。

定價每冊七角

史特林堡戲劇集

史特林堡是北歐近代自然主義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及戲劇，都極著名，譯本遍於各國，本集所收者是他的傑作三種：(一)母親的愛，(二)幽麗女士，(三)債主。定價每冊五角

一個青年的夢

此書乃日本著名文學家及新村發起者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所著，魯迅先生所譯，是一本反對戰爭的聖書，全書四幕中差不多個個字可以使人入夢。一冊定價七角

將來之花園

此爲徐玉諸君的新詩集，共分兩卷，一爲「海鷗」，一爲「將來之花園」。附有西諦君的序言及葉紹鈞的批評。

一冊定價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季適用！ 人人宜備！

橡 皮 底 鞋

大 廉 價

較 前 售 價
不 及 半 數



售 僅 雙 每
角 八
元 一
角 二 元 一

製 廠 鞋 皮 橡 司 羅 克 國 美

館 書 印 務 商 海 上
理 經 家 獨

此鞋輕便柔軟異常適足春季旅行散步拍球遊戲或家常穿着都很合宜本館特行廉價發售作為應時的供獻男女孩童各種都備印有廉價目錄承索即寄貨存無多務望速購外埠郵費每雙二角售出之鞋恕不退換



橡皮底鞋

大廉價

較前售價

不及半數

每雙售
八元一角
一元二角



此鞋輕便柔軟異常適足春季旅行散步拍球遊戲或家常穿着都很合宜本館特行廉價發售作為應時的供獻男女孩童各種都備印有廉價目錄承索即寄貨存無多務望速購外埠郵費每雙二角售出之鞋恕不退換



美國克羅司橡皮鞋廠製
上海獨家經理書館



潛勢力底下的呼聲

西巫瘦鐵

世界是多麼的美麗啊。潛勢力是多麼的偉大啊。人們生在美麗的世界的上面。活着在潛勢力的底下。於是祇覺得壓迫的苦痛。忘却世界的美麗。而且有些時那美麗的觀感。反引起人們無限的憂愁煩懣和苦痛。

周曰鵬不首打破潛勢力的時候。那種痛苦真够他的消受了。他生就一副靈敏的腦筋。活潑的藝術。但是潛勢力都把他劫奪了去。祇剩了愚笨麻木在他的臉子裏。偉大的潛勢力。他怎能抵抗。當時他忽地了解到打破這潛勢力。除非他跳出這世界。後來他就實行了。

他不首實行以先。正在一個中學校裏教堂。每月得到的

薪水比下的勞工自然要豐厚些。論理同是一個人。他已比他們得到了豐厚的薪水。也該心滿意足。快活自在了。但他却還覺和那些勞工一樣的愁眉苦臉。唉聲歎氣。而且有些時還要利害些。別人自然覺得他有些詫異。可是他自己却祇覺得這些現象。並非無因而發。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夾雜在裏面。有動乎中。遂形於外。那些詫異他的人們。似乎太覺冒昧從事了。因為他的薪水比勞工來得豐厚。他的開銷也限着比勞工來得大。得到的結果。除和勞工一樣的唉聲歎氣。實在沒有別的東西了。

人們動着說貧困是由怠惰奢侈上來的。不錯。怠惰奢侈

果然是製造貧困的機械。却不是貧困的原料。勤儉樸實的農民。和輕裘肥馬的流民。到底誰怠惰誰奢侈呢。周曰鵬雖說是教員不是農民。不過農民所占有的儉勤樸實四個字。他却也占據了些。因此他的結果也像農民般的苦惱和貧困。

他在那個學校裏。每月也可以得到三十元。除去了飯食。剩餘的也在二十元以外。倘使他肯把剩餘的存在銀行裏。十年二十年以後。他不是變了個資本家麼。可是他不能着捉襟見肘的短褐。不單是捉襟見肘的短褐。就是捉襟見肘的長衣。他何嘗可以着呢。他可以着的。除掉綽綽有餘的以外。別的實在是不可以了。他又不能把門檻當作坐凳。三脚跛形的凳子。他也是不能坐的。沒有舒服的搖椅。那末穿簾的椅子。總是省不來的。他難道不曉得網衣藤椅是靡費的東西。祇有分利沒有生利的麼。他也知道把銀錢存在銀行裏。是可以變富翁的。可是他對於這兩件事。祇有到知道的途上為止。再要進一步去廢止他們。

是萬萬不可能的了。學校中有着捉襟見肘的短褐的教員麼。教員在家中有坐跛形的椅子麼。倘使說有的。那便不是教員。果然是教員。決沒這種樣子的。所以周曰鵬的薪水剩餘。就這樣的不別而行了。每當袋中的布和布接吻的時候。他便微微地歎口氣道。又完了麼。底下果然說不下什麼去。就是這四個字也說得很低很低。因此空氣的傳播力。也跟着變做微細薄弱了。除他自己。簡直沒一個人聽見。

一逕這樣的生活下去。到底不是智識階級的心願。因此他很想找些旁的事情來補助補助。他在報上雜誌上見着投稿人的著作。他便起了一個念頭。他想。這種沒意思的作品。也可以換錢。那末我為甚不效法他們一二呢。而且我可以斷定我的作品祇要比這些好。那當然可以登出來的了。他更不狐疑。提起筆來寫了一篇『歎聲』。直寫到手疲眼花。那篇東西却還不會作完。一直寫到一萬多字。總算脫稿了。自己再從頭看了一篇。相信不弱於人。

便掛號寄到一京報館裏去。滿望隔了三五天。那報上一定有周曰鵬的大名了。那知從三四天等到六七天。半個月一個月。祇有那無病而呻的東西。連篇累牘的登着。自己作的那篇簡直沒有一絲影子。於是寫了封信去討回稿子。想送到別家去登。誰知心血釀成的稿子。竟魚沈雁杳般不見回來。他不禁歎了口氣道。這打那裏說起呢。

爲着賺錢的關係。他怎能不再做幾篇出來呢。這回



周曰鵬天天看報終不見他的著作發表

他聰明了些。便揀那載有不用退還的字樣的雜誌上寄去。那知也是名落孫山。結末他案上多了一批陳舊的破稿子罷了。他眼見着這些稿子。自然免不來有些氣惱。不過他在氣惱之中。却還夾雜着一個什麼緣故的問題。左思右想。竟是找他不着。後來他有個朋友來看他。見到這許多的稿子。便問他是什麼書局來定的。他微微地一笑。便把這事的始末告訴了朋友。滿想朋友聽了一定也要代抱不平。把那

主筆和編輯痛罵一番。誰知這意是個妄想。那朋友却哈哈地笑道。那沒有入他們的黨。那自然是白費心血了。你想報紙祇有這麼大。雜誌祇有這麼一點兒。倘使收受了外稿。那般賣文爲活的人。豈不是活活的餓死了麼。主筆和編輯見了這個現象。當然要與免死狐悲的念頭。於是相挽救他們不致往餓鬼道中去。祇有杜絕外界的報稿。那心思橫在胸中。那批投稿。壞



他的朋友告訴他投稿的黑幕

的自然登不着了。好的却也是一樣。怕他們一見那信封上不是自己黨裏的人寫的。連瞧也不去瞧呢。周曰鵬這才恍然大悟。等那朋友走後。眼淚汪汪的對着那批稿子道。唉。我害了你們了。做稿子的計劃。不用說是失敗了。他索性不再向筆尖上討生活。祇費盡心機的想找件另外的事情來做。可是他的身分。除掉教書以外。別的什麼都不配。因爲

他世代書香。丟掉書不幹。便是入於下流。這下流的名目。他自然不願意肩負的。所以他雖然想去當機器師。當黃包車夫。但是他祇能想不能做的。明知這機器師黃包車夫的進益。着實不少。而且自己也有這能力去幹。可是爲着身分之關係。他又不能什麼呢。於是他想道。讀書是這樣的煩難麼。讀了書就不能去幹賺錢的事麼。

好容易他找到一件不



周曰鵬脫離了小學教員的生涯。居然在銀行裏辦事。

失身分利益較多的事情了。從此他跳出教員的冰窟。投到一家銀行裏去當書記。那第一天換新生活的時候。他是怎樣的高興啊。五官四肢所接觸的。都變做新空氣了。雖然總理祇給他四十元一月的薪水。那逐年加薪四個大字。早引他往快活的路上跑去。還有什麼工夫去研究這四個字的意思呢。於是他一心一意的在銀行中辦事了。半年以後。他漸漸覺得有些

困難起來。因為每月的薪水。比當教員雖說增加十元。不過他一切開銷。却也跟着增加了。幸而他希望以後加薪的意志堅決。他還是做着做着。不去打算另謀生計。

一年二年的光陰。是怎樣的容易過呵。但是周曰鵬的目的。却至今還沒達到。他的薪水。依然還是四十元。可是他的同事中呢。有的早加到一二百元了。他這才去研究他們怎麼會加薪。也許自己能夠向他學得一二。也可以到一



總 理 和 周 曰 鵬 的 談 判

六

二百元的地位咧。不多日子。他對於他們的一切。都明白了。他們有的在辦公時間。常常偷看出去的。有的把應做的事。攔到明天的。總而言之。他們的手段。就是懶惰。周曰鵬千思萬想。想不到天下的事情。竟有這樣的顛倒。這回既然道聽着了。不去跟着學還待什麼呢。好好這兩個字。沒有什麼神祕含着。凡是稱做人的。都可不學而能。何況有心去學。那成績的優美。自然不言可喻了。誰知剛學了幾天。總理忽然

用嚴厲的臉色和他開談判了。這真把他弄得莫名其妙。難道他們還有別的手段。爲甚他們加薪自己挨罵呢。

好容易他又研究出來了。原來加薪的同事們。背後都有

不少。於是他覺到這種生活。似乎太束縛和沒自由。結果也和從前種種一樣的枯寂氣味。他不由的深沈的歎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麼。

一個大腹的人抱着的。於是自己問自己道。我的背後。怎麼沒有大腹的人呢。

銀行的生活原來。也和當教員一樣枯寂乏味麼。他這樣一想。便立意把這件事吐棄了。當他從銀行跑到洋行去的當兒。他腔子裏給偉大的希望塞得滿容不下什麼了。那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七小時工作的時間。怎叫他深深地舒服呢。但是時間差了一些。返家一次和兩次。那薪水便跟着這等事短了。



A.12191

了戀留不更他界世的麗美麼什迫壓的力勢潛住不受矚目周

在這歎聲當中。他不覺起了一種特殊的觀感。世界上的一切。他沒些可以留戀了。他祇從世界以外着想。想從那裏得到一種新的生活。沒有枯寂無味束縛壓迫種種困苦。沒有衣食的煩悶。祇有自在。祇有自由。那才可以永久生存。永久居住。但是世界以外在那裏呢。人怎樣才可以逃出世界呢。當然是一個難題目了。他想到這裏。便伸上手去把頭搔了搔。慢慢地立將起來。在房內團團地走着。從這邊到那邊。更從那邊到這邊。不絕

地走着。腦中便不斷地想着想着。

周曰鵬忽地把足一頓。立住了自語道。我怎麼這等笨啊。連這最簡截最容易的法子去想不到呢。要到世界以外去。要逃出世界。不從這一個字着手。自然是不容易。果然從這個字着手。倒是很簡截的。他說到這裏。又團團地走將起來。因為他對於這個字。雖然沒有什麼懷疑的地方。但是不免有些畏懼的心思。因此他可覺到世界以外的那裏。是渺茫的。是不可捉摸的。古往今來的許多人。誰

也不能證明世界以外確實有那裏的地方。自己那裏可以憑一己的心志。去嘗試一下子呢。世界以外的那裏是這樣。逃出世界也覺沒意思了。那末還是依舊生活在世界上罷。他這樣的走着想着。驀地他又立住了。

他的臉色漸漸地紅將起來。那眼珠外面的白地。也充滿了紅色的血了。原來他到底受不住潛勢力的壓迫。已起了一個決心去嘗試一下子了。什麼美麗的世界。他更不留戀了。他所留戀的。便是世界以外的那裏。

(完)



指

姨太太伸着一只手指道。老爺。掣些另用錢來。十元够了。

那耳聾的老爺道。你要鑽戒麼。好的。明天買給你。

Why Should We Study Mathematics?

算學與人生

算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和日常生活關係尤切。我們受了算學的訓練，才能有精密的思想，我們有了算學的智識，才能有準確的計算。爲求事業上和生
活上的便利，無論男女，都不可不研究算學。如欲不
入學校而可得着算學上的智識，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算學科

本科共分三門：(一)算術，(二)代數，
(三)實用幾何及三角。
講義均用淺近英文編成，專門術語，有
漢文釋義。

▲社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

▲報名處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及各

省分館

▲附告

本社另設

國語 英

文 商業

三科均印有

簡章承索即

寄

來往兩大幹路者不可不備

津浦鐵路圖

京漢鐵路圖

英漢對照

每幅三角

此圖兩種係最新編製概用中英文對照彩色精印凡幹支各線大小車站以及鐵道左右數百里之地名詳載無遺來往京漢津浦兩道者當置爲指掌圖幅長二十八吋寬十七吋

商務印書館出版



雨 天

如 榮

雨點淅淅瀝瀝的落個不住。

我的雨具進了當舖，自然不能出去了。昨天夜裏星光皎潔，天空蔚藍，好好的天氣，誰料想得到今天會異變了的。不然，任憑怎麼沒錢，借幾個來也要贖彼出來的。我是最怕淋雨的一個人。

屋外道路，又泥濘得很，怪難走的！我想在家蝸臥一日，不出門去。其實，我何嘗願意出去呀！但是，我又不能不出去，生活問題在後面逼迫着我，任何總不能不出去。

出去呢？沒有雨具，只得禿了頭皮淋了去。難道真禿了頭皮淋了雨去不成？衣衫沾溼了，倒是小事，偶或淋出了病來，怎麼好？日來這幾天，我恰是很不受用。

想了一會兒，想不出法兒來。末後，想着了一個，我一定主意向隔壁友人家去借柄雨傘。

我覺得時候已不早了，我朋友一定往公司裏辦公去了。我看看壁上的時鐘，短針確行到第九十兩個數碼中間了。我知道他早已走了。

我想起他夫人，他夫人整日價居家料理瑣務的。「便向伊借去，也好。」我這樣盤算着。忽而我躊躇起來，又似乎害怕起來了；同伊見面時，我便要臉紅，熱燒得很難受。

「不要去借吧。雨快要停止了。」我自言自語的說。借傘的提議打消了，伸長着頭頸。只盼望雨點一陣

陣的小下來。

靜耐的等了十多分鐘光景，雨仍是浙浙瀝瀝的落着，看來好似比較更大了。

時間一剎一剎的猛進着，迫得無奈何，祇能把打消的議案重行提出，決意到隔壁叩門借傘去。

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一下，我又呆住了。我自覺得太孟浪了。

拗轉身子要走，蜜珊司胡的嬌嫩口音，已傳到我的耳膜上了。

「誰在叩門呀？」

「我」我低低的回了一聲。

伊辨出是我的口音了。

「可不是郁先生？」

伊開開門，迎我以一笑。

我的兩頰頓時熱燒起來。

「我想借柄雨傘……」

我還沒說完，伊即應聲道：「雨傘，我去拿了來。郁先生請裏面坐。」

伊上樓去了。

我仍在天井裏站着，雨聲也不會聽見，落在面頰上的雨點也不會覺得，同「失了魂魄」一般。

伊拿了傘來了。

伊的脚步聲，我也不曾聽見。待伊將傘遞給我，我右手觸着傘柄，我纔知道伊立在我的面前了。

「今天會落雨，真是料想不到的。」我說。

「昨天夜裏星都有的，」伊應我說。

我展開了傘，走出門，把門帶上。

我的神志清了，我的眼珠明了。看見衣衫上滿沾了水點，用手撫了撫，濕得很；又把頭髮面頰拭了拭，一樣的溼得很。把手一看，竟像是纔從水中取出一般，水珠兒點點的流滾向地下去。我自己看得也發笑了。（完）



兒戲

茗狂

唉。人們的腦筋。真是組織得很複雜。好似一架攝影機。無論遇着什麼可驚可喜可愕的事情。一經深深的映了進去。就永永留影在那裏。並沒有走光和日久漫漶等等弊病。似乎還比攝影來得可靠呢。并且這種影片。還連帶的具些演映的電力。每每遇着你中宵失眠。斗室兀坐的時候。自會一幅幅的。在你幻想中。很明白的映了出來。給你如電影一般的瞧。哈哈。真是有味啊。

我正寫到這裏。我的筆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我腦筋中那一幅幅的電影。倒在我幻想中。好似在一幅白布之上。開始演映起來了。正演完最滑稽的那幾幅。我又瞿然如

同夢中驚醒過來。霍的搶過筆來。把他一一記下。哈哈。諸君。以下所寫的。就是這幾幅滑稽電影中的詳細情形了。請靜靜兒瞧罷。

此時乃在一個小學堂中。一間課堂之內。講台之上。立了一位教師。這就是修身教習陳先生。年紀約有三十多歲。口上留着兩撇八字鬚。態度極爲謙和。而目中微挾威稜。我和三十多個同學。一排排的都在下面坐着。那時所講的正講到立志一節。什麼少年應當立志啊。什麼一個人沒有一種志嚮。就好像無舵之舟啊。陳先生正講到天花亂墜的時候。忽地又把書闔着了。笑着說道。我如今倒要

向諸君逐一的問一下。諸君的志嚮究竟是怎樣的。想來諸君都有一個很高的志嚮麼。說着。便向我們那個班長王君豪問道。王君。你的志嚮是怎樣的。想做那們一種人物啊。王君豪聽了。不覺呆了一呆。一時

慌不忙的答道。我想做個政治家。大家一聽。拖鼻涕小團也想做政治家了。不覺又哄然笑了起來了。鄭蔚如看見大家笑他。倒不以爲意。又接着說道。並且我這個政治家。

做起來倒不肯坍台的。要做得和諸葛

武侯一樣。話剛說完。大家又是一陣大

笑。有幾個和他同住在一個臥室中的。

知道他近來看三國演義很爲着魔。所

以要拿諸葛武侯自比了。於是陳先生

也笑了一笑。又問了下去。連問了好幾

個。倒沒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又輪

到薛惠生了。薛惠生也就答道。我想做

個農學家。這句話很平常。並沒有什麼

可笑的。誰知有個促狹鬼。忽接着說道。對啊。你本來是個

倒馬桶的兒子。做個農學家。那是最對沒有的了。他這句

話說得很高。大家都聽見了。一想不錯。薛惠生的綽號。果

然叫着倒馬桶的兒子。也就情不自禁。哈哈大笑起來了。

至了。但是陳先生並沒有知道這些道理。倒正色說道。著作家也是一個很好的職業。沒有什麼可笑的。隨又問第二個道。鄭蔚如。你呢。鄭蔚如雖也有十四五歲了。但是兩條鼻涕。一年到頭。掛在鼻子邊。沒有乾淨的日子的。所以大家都喚他拖鼻涕小團。此時他倒不



陳先生講演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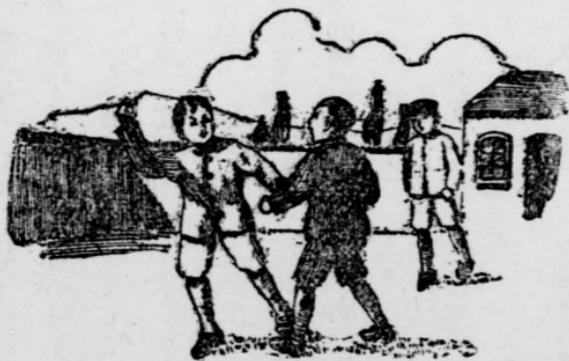
此時陳先生似也聽得了。但不便怎樣。忙忍着笑。正色說道。我們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如今和歐美各國比起來。倒有些相形見绌了。以後農業一門。自應格外注重。并得好好兒有幾個人才出來。把來振新一下。薛君這種志嚮。倒是很可欽敬的。你們別要笑他啊。說着。又問了下去。底下兩個。一個喚林祖芬。是願做外交家的。一個喚周家瑞。是願做商業家的。你道他們兩個爲什麼注重這兩門啊。原來那個以外交家自命的。他的父親是在某家洋行中當買辦的。一年的進款。很爲可觀。常常很得意的。對這位未來之外交家說道。你瞧。要像我這樣的能賺錢。纔算對得住祖宗呢。你將來總要學我的樣纔好啊。這位未來之外交家聽了。自然深深的打入心坎。所以今兒聽得陳先生問他的志嚮。他就一口一聲的說要做外交家。在他以爲是比他的父親更進一步了。并且由一個買辦的兒子。做到了外交家。這是一條終南捷徑。無論那一個趕不上他來呢。那一個以商業家自命的。他的父親。是開了一爿

小雜貨店。店基雖小。一年除了開銷。倒穩有一二百元的盈餘。也常常很得意的。對這位未來之商業家說道。你別瞧他不起。以爲店基太小。在我看來。倒是我家的一隻聚寶盆呢。我死了以後。你能好好的保守着。一生的吃着就可不憂了。這位未來之商業家聽了。自然很爲入耳。所以今天陳先生問他。他就說要做個商業家了。這二人說了以後。有幾個知道他們的家世的。倒暗暗笑道。好志嚮。居然能箕裘相紹啊。其餘的。也就漠不關心的了。此時陳先生又接着問了好幾個。後來。問到了一個喚金紹明的。大家又哄然笑了起來。原來陳先生問了他好幾聲。他總是不響。以後問得急了。他纔木木的答道。志嚮。從前是有一個的。如今倒不想起了。大家聽得這句話。所以又笑了起來了。陳先生也笑着問道。那麼你從前那個志嚮。是怎樣的啊。金紹明揚聲答道。我從前瞧見中國交通的事業很不發達。所以立志想做個工程師。將來可以儘我的能力去開闢一下。後來我入了這個學堂。這個志嚮總算達了

一半了。因為從這裏畢了業。可以升入某中學。再在某中學畢了業。就可升入某大學的工程科。不怕將來不成個工程上的人才了。所以只知拚命的讀書。以前的這個志嚮。倒似乎把他忘記了一般。沒有想起了。大家聽了。倒怪自己方纔笑錯了。有幾個還不住的點頭稱是。說道。瞧他不出。倒有這麼一番議論。怪不得人家都喚他老先生。他却有老先生的氣象啊。陳先生也點着頭說道。金君。你的話真說得不錯啊。一個人立定了一種志嚮。就應該一心一意的去讀書。望着這條路走去就是了。正不必常常把來放在嘴邊呢。隨又問了下來。最後。問到我了。我在這一班中。要算是最短小的了。此

時我不知受了些什麼感觸。竟脫口說道。我要做個軍事家。大家等我的話剛說完。都譁然大笑道。好個矮子軍事

家。好個矮子軍事家。陳先生微微笑了一笑。便替我解圍道。你們別笑他。拿破崙不是也生得很短小的麼。這倒不是為病呢。我一聽此言。得意到了極頂了。眼睛灼灼的。四下望着。以為我自己就是拿破崙了。此時有個學生。忽然鼓着勇氣。帶笑問陳先生道。先生既然把我們逐一的問過了。我倒也要斗膽的問問先生。先生的志嚮是怎樣的啊。陳



外家與政治家相打

先生把他兩撇八字鬚。拈了一拈。笑道。我的志嚮。你們是知道的。一心在於教育。自拚此身。終身為教育界服務的。大家聽了。歡然呼道。這是好極的了。我們應祝教育界萬歲。陳先生萬歲。正在

這個當兒。下課鈴也響了起來了。大家也就魚貫的散了出去了。

這天下午。我們一班的學生。在操場上頑的時候。爲了這

件事情。倒又有幾件趣事發生出來。一件是那個政治家。和那個外交家。合在一起。各人宣布將來的政見。誰知一個是主張武力主義的。一個是主張柔和主義的。不免齟齬起來。結果。大家都以老拳爲解決之具了。其時我恰恰在那裏經過。瞧見了。

暗想我是個軍人。應該以武裝調停。也就奔了過去。後來不知怎麼一來。也扭在一起打起來了。一件是那個商業家。和那個農業家。不知怎樣的。也碰在一起了。各說各的職業來得高。各說各的職業來得重要。互相爭辯不已。結果。也大家訴之於武力。隨了還是那商業家打破了鼻頭。那農業家抓破了臉皮。纔算完結。還有一件最可笑的。有一位外交家。忽然異想天開的。也想將來造李公祠這麼一個的專祠了。并想也鑄這麼一個銅像。便去請教一個工程師。這個工程師。倒很

熱心的替他計畫了一下。外交家也很贊成。後來。議到建祠的地點。忽然意見有些不同起來。也就弄得不歡而散。總之。那天像這樣的事正多着咧。我也記不了這許多。所



陳先生默然坐在教授室中

可說的。沒有鬧笑話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陳先生。靜靜的坐在室中看書。一個就是那老先生金紹明。他照往日的樣子。在操場上。練了一套八段錦。又去讀書了。

諸位看完了以上這幾段。一定要問道。那麼你這一班同學。現在的狀況如何。也有幾個。能達到他們的志嚮啊。那我可以回答道。這個我倒也有點弄不清楚了。因爲當時除了以上所講過的幾個人外。其餘的人。某人是什麼志嚮。某人是想做什麼職業的。早已聽過就忘了。怎麼教我好回答呢。不過據我所知的。有兩個人。他們的志嚮。是很容易達到

的。誰知竟失敗了。有兩個人。他們是始終堅守這個志嚮。

的事情。他都不願去做。情願吃這碗清苦的教育飯。不過

沒有改變的。你道那兩個失敗的是誰啊。

鬚髮都有些兒花白了。一個就是金紹明。

就是薛惠生。和周家瑞。他們一個有良田

他已做了某路上的工程師了。還有一個

數十頃。一個有一片小雜貨店。都可以安

最不肖的。就是區區自己。本來想做個軍

安穩穩的。照了他們的志嚮。做一個農業

專家的。誰知如今竟廁身小說界中。做了

家。和一個商業家了。誰知他們貪不知足。

一個人所不齒的文巧。不過轉念一想。又

去年交易所風潮起的時候。都把來送得

替自己稱幸起來了。幸而沒有投身軍界。

乾乾淨淨了。如今正苦不堪言呢。那兩個

不然。和這班誤國殃民的軍閥在一起。免

堅守他們志嚮的。就是陳先生和金紹明。

不得也要分受些兒罵聲呢。

陳先生死守在這個學堂中。無論什麼好

(完)



軍事家改變的小說家

山林的悲哀

無量數的黃葉枯枝，

薄命的山林呵！

顯現着秋山寂寞！

你記否春時？

血兒似的紅葉，

滿戴着葱翠的葉兒，

隨着風兒飄落，

艷麗的花朵，

羅元亮

自從春去秋來，

你竟飄零如許麼？

她很悲苦的哭道，

『我縱然想保存我自然的美呵！

怎奈那肅殺的秋何？』

購買
廉價
吉利
安剃刀
的機
會

茲因與吉利平
安剃刀公司有
特別協約特將
該公司出品中
之最通用者數
種獨家發售廉
價藉酬 惠顧
諸君之盛意



如通用
之有盒
金剃刀

原售
美金
六元

今售
國幣
二元七角半

其他售價同樣
低廉機會難得
購請從速

獨家經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美國迭生公司

運動用品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
 (Championship Ball)
 牌網球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美國迭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四 Realism 的主張 (上)

要說明 Realism 的意義，最好從構成論的方面入手，比較便利，在所謂描寫人生之真的本來面目這句話裏，含得有內容題材上的人生之真和描寫其本來面目的方法態度兩種意味。即是：

內容題材之真與描寫方法之真——善與惡

現在我們先從內容題材方面去研究一下。

原來在 Realism 裏，只要是描寫人生之真，題材無論什麼都沒有關係的，以前古典主義的文學裏，便是單以人生的美為題材。並且文藝的題材，也僅僅是人生之美。可是這樣一來，想要表現人生之真，便不能了。若要想

現出人生之真來，就是醜的事物，不正當的行為，也非描寫不可。在這個地方，人生這樣東西，現實這樣東西，才會分明地看得出來。因之，這種人生，現實的內容，便不是從來 Romanticist, idealist 等所想像薄霧包着的美和真，乃是赤裸裸的醜，赤裸裸的惡與獸性。與其說是精神的，無寧說是肉感的。與其說是高遠的，無寧說是卑近的。與其說是非凡的，無甯是平庸的。與其說是人為的，無甯說是自然的。

所謂現實主義，更是像這樣地，從人們生活裏，將一切宗教道德長年累月間作出來的理想的 veil 一掃無遺。把一切人性的底蘊，即是醜惡的部分，肉感的部分，

黑暗的部分，一齊赤裸裸地曝露出來。德國的美學者 Johannes Volkelt 曾謂自然主義乃至現實主義作品的特色，乃是「世界醜化」Verhässlichung Welt 他這種說法，也並非無因。然而應當注意的，便是將世界醜化並不是現實主義乃至自然主義的目的，現實主義決不是主張人們無論犧牲什麼都非變成獸的不可。現實主義者這種正確的，緻密的觀察，無庸說是由對於人生最深的同情，由要使人們不要變成獸的慾望，出發出來的。自然在自然派的作家裏，把這種最初的目的忘記了，只是一味去隨着興味，好奇心之所至，描寫露骨的性欲獸性的曝露等作家，也並非沒有。可是這種作家，最初已違反了自然派的主旨了。於此，想貫輒自然派最初的目的，想改造現實，遂有所謂積極的 realism 發生。

我們現更進一步而研究積極的現實主義，是向着什麼題材進行。在這裏面，人生之真，已是打碎而分解為種種。既成宗教的生活，因襲道德的生活，教育問題，社會

問題等都可作為現實主義的內容。此外，支配個人外面行動的心理，生理，和影響於此等的周圍環境等都是問題。在這種種題材之上，現實主義，自然主義便發揮牠最初而且最徹底的目的。

左拉所作的「路其馬加爾叢書」Rougon Macquart 二十卷，實是一系統的遺傳論。其依照進化論，遺傳論等真理之點真是非常科學的。書中所描寫的女主人公亞德萊弗路，係一病的神經性的婦人，初嫁路共家，後又嫁於馬加爾家。這部書便是記述她在這兩家生下來の子孫的生活。其中最著名的，舉之如下：第七卷的「酒店」(L'assommoir, 1877) 第九卷的「娜娜」(Nana, 1880) 第十三卷的「春」(Germinal, 1885) 第十九卷的「滅落」(La Débâcle, 1892) 等這幾卷都以性欲描寫著名，為一般人所愛讀。但是多半都是出於一種淺薄的好奇心，能夠了解左拉的作意到什麼程度，還是疑問。左拉在這部叢書裏面，想描寫的目的，便是

想記述爲酒色貧困等所包圍的男女，如何地墮落，如何地死亡等問題。因之他這部叢書，乃係社會問題的小說。

次於左拉的則有莫泊三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83) 其描寫人間的獸慾，罪惡，虛偽等更較左拉露骨。作中如「女之一生」(*Une Vie*, 1883)「美貌之友」(*Bel-ami*, 1885) 都是最有名的代表傑作。「女之一生」裏面，描寫天真爛漫的少女，供了男子獸慾的犧牲的路徑。「美貌之友」裏描寫男子利用自家的美貌，出世立身的徑路。在「女之一生」裏面，結婚之夜寢牀間的情形都詳細地描寫了出來。可是莫泊三這樣的描寫，並不是單爲興味所驅使。在他這種性慾描寫的背後，藏得有狠嚴肅的意義。卽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抱了天下事無不如意的空想，以爲結婚便是人生最大幸

福的過渡，孰意忽然間看見了一種平日間夢都沒有夢見的男子的可怕，惡劣的獸行才，知道現實原來如此，遂起了前途茫茫之感。這種沒有止境的幻滅之感，人生的深意，便在莫泊三作的「女的一生」後面藏着。讀者與其說是集中興味在於書中牀第間的描寫，無甯說爲這種幻滅的生活的深意所感動。由這一點看來，自然派作家，現實派作家，以獸性，人間生活的黑暗面，罪惡爲題材，並不是無意味地描寫，也就可知了。

以上所論，已畧將題材問題的大意說明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容，更進一步而擴張到社會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等上去。自然而然的成了積極的現實主義文藝的構成論。關於此點，在後面新現實主義，新理想主義藝術的思潮裏再述。

(未完)

TRADE
MARK

“HAZELINE” SNOW

商標

標 花 雪 蓮 士 夏 商

嬌
艷
嫩
白

能
使
皮
膚



贈券

附尊處住址當奉壽
世良藥仿書一本小

各藥房及洋貨號均有發售
將此券送至本行並

夏士蓮雪花
妝飾之妙品
使容顏艷麗
令皮膚嬌嫩
芬芳常撲鼻
斌媚能動人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行 藥 大 威 寶

海 上 京 英

27. 156



慈父的苦心

沁蘭

醉人田覺心一個人躺在小客廳的一張客牀上。兩淚直

流個不住。口中還在那裏嘖哩咕嚕的說出不少的不平

牢騷的話兒。誰也不敢惹他。無非怕他在盛醉之下。要扳

面孔的。惟有他的一個摯友。和他住在一塊。知道他傷心

已極。不好意思不想出許多法子來解他的酒意。再用了

不少的話兒。來慰藉他的悲鬱。可是這位朋友。來得愈殷

勤。他的醉話和眼淚。也來得越有勁。弄得這位先生。無法

可施。只好袖手靜俟他的清醒罷了。然而醉人又怪他不

識不睬他的醉景。一樣還要派他的不是。這位朋友。動輒

任咎。啼笑兩非。委實不知到底要怎麼樣纔算合式。末了

也顧不得醉人的醉不醉。傷心不傷心。鼓盡勇氣。來偵探

他的究竟。就操着極嚴重的口吻。問他道：

這到底是爲着何事？

醉人被他這一問。好像清醒了許多。嘆了氣道：「傷心呵！

傷心！」

他這朋友。知道有些頭緒。益發迫緊一步。窮問一番。醉人

居然一五一十的全告訴了他。由此便入了這一篇小說

的正文。

醉人道：「這都是叫做慈父的苦心！落得我此日的傷心！

我家裏仗着祖父遺產的維持。養活這十幾口的人家。我

的慈父。守着先人的遺訓。亦耕亦織。督率一家中大大小小

合作起來。倒還自在過日。我有兄弟六人。我算第四。上

頭三個的哥哥。和我小的兩個弟弟。各各遵他老人家的

支配。分任農商二業。可怪我的慈父。不知道怎麼會獨

獨看上了我。他老人家說我天資比各兄弟都強。指望我顯親揚名。換一換家門的氣象。單單不讓我幹那商賈和耒耜的生活。迫着送我上學堂。念書。這無非中了那一「四民士爲首」的迷。所以纔有這個主張。可是儘讓哥哥弟弟們的手足胼胝的去弄些銀錢。來供給我的學費。我既然不能生利。反成了分利的人。雖然是老父的苦心。和美意。到底總還怕兄弟們的眼紅啊。我的思想。我的推測。完全不對了。那知我那些兄弟。看見父親這樣的排布。不但沒有一些妬意。倒反千萬分的情願。勤勤懇懇。把他們血汗換來的金錢。供給我讀書。而且他們對我的希望。比老父的期望。還要熱烈幾分。這裏頭實在大堪研究啊。原來我們鄉居的人。靠着農商爲業的人。大概都免不了和人家要生出一點纏繞的事。若是沒有一兩個逞胸膛裝門面的人物。那一定要着着失敗。單說那劣紳地棍的閑氣。一生真喫不盡。我的兄弟們。處於積重受制之下。很希望我他日有成。能够在鄉中露一點頭角。好吐一吐這時候

的悶氣。他們說他日的揚眉吐氣的利處。比此日分擔教育費的苦處。相權之下。輕重懸殊。只要汝能出人頭地。他們目前怎樣的苦痛。都肯忍受的。因爲他們沒有受過充分教育。都迷信讀書人是「其高無比」的。以爲一進了學校。一畢業出來。在鄉中就可以多產生出一個鄉紳。便可以和他們紳士們旗鼓相對了。我感謝他們的美意。我又慚愧我自己的成就。

我在十八歲那一年。我的慈父就替我攀了一門親戚。我的那個未婚妻。我在當小孩子的晨光。就已經看過幾回。她的那副尊容。實在不敢恭維。聽說以後一年比一年長得更難看。又沒有讀過書。連一個茶碗大的大字。也不認得。我不知道我的慈父。怎麼偏偏看中了這一家。居然三言兩語。便把我畢生的幸福送掉了。我記得他老人家對我無論什麼事。只要與我有些微關係的。沒有一次不和我商量。自十三四歲以至於現在。老是這樣的。不知道這一回立定什麼主意。對於這一樁與我有絕大關係的婚

姻大事。反不徵求我的同意。竟然行使他無上至尊的父權。我雖然老着面皮。對他老人家也曾提出不信任的警告。終歸戰不回他的主張。他口口聲聲只說只這一次。算我沒有容納你的意見。可是我也有我的一個把握。打開窗子說亮話。無非也是替你打算。無論如何。我是你的一個忠僕。你以後總有明白的一天呵。他老人家這樣說着。我也不曉得到底裏頭藏着什麼神祕的消息。不敢與他逞辯。然而察看他的神色。的確蘊含着不少悲切和誠懇的色彩。因此也懷着疑慮。自己安慰自己。似乎也沒有和他爭執的必要了。定親以後。仍舊在學校裏讀書。看見同學們在那裏提倡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不免有點眼紅。再一思維。自己的結姻經過。好像是已經宣告死刑似的。有些時候。同學親友們辦喜事。在禮堂裏行結婚式。接到紅帖兒的時候。心中就異常難過。向來不敢臨場觀禮的。有一兩位摯好的朋友們。實行婚嫁。面子上十分不能避免的。只得捧着自己破碎不堪的心兒。在禮堂裏湊熱鬧。

看到最熱鬧的時候。就是我最傷心的時候。有一兩次竟然不知不覺的淌下幾點鬱淚。那真是再難過沒有了。記得某次於參觀婚禮以後。萬分忿激。和服了奮興劑一般。回家之後。膽敢向老父要求。替我離婚。那知老人在什麼時候。老是和顏悅色。獨獨在這一剎。竟翻起臉兒。申斥一頓。算沒有達到目的。而他老人家兀自拭淚而去。弄得我進退兩難。莫明其妙。看他怎樣傷心。我心中也十分難受。雖然不曉得他的用意。畢竟父子天性。總覺他也似乎很可憐。解鈴還仗繫鈴人。自己曉得有了不是。趕緊向老父撤回原案。一場風雨。這纔雲散冰消。他老人家見我肯降心相從。稍見快慰。顫聲道。你那知吾的苦心……可又不說別的了。

我當二十二歲上。娶了親。老父向平願了。自然異常痛快。獨有可憐的我。在婚期附近的幾天。可說是寢食俱廢。那時候逃婚的辦法。還沒有發明出來。而且我也不忍重傷老父的心。明知是比囚犯上斷頭台還要苦痛幾倍。可是

不能不忍受下去。葫蘆依樣。我自己也喪失了獨立的個性。隨着握主權的人的指揮。胡里糊塗。成其婚事。人生樂趣。到此全灰。那些鴻案鶴鷄。畫眉韻事等等豔麗的成語。和我的現象。絲毫生不了關係。滿壁琳琅。都是些戚友贈賀的喜聯。說不盡綺麗飄逸。再加上許多風花雪月的字樣。真叫我觸目酸心。我認那些賀客的喜聯。都含着三分揶揄的口吻。無論如何。我要斥為係惡意的表示。這叫我怎樣好過啊。

娶親後兩年。我在學校裏畢業。也找不到一宗事幹。在家閒暇。將有一年光景。自己覺得很對不起父兄。因為沒有滿他們叫我當鄉紳的希望。又費了他們用血汗換來的許多金錢。尤其是老父憂形於色。替我操心。然而以人的戰鬥力。和幸運決戰。最終是沒有希望的。眨眨眼又空度了不少年光。老父在這時候忽染了一種極危險的流行病。病重之日。命我進前聽諭。他老人家道：「我的主張失敗了。我的苦心算是白用掉了。我到底對汝總還抱歉。眼

見我的病。沒有希望了。我把我的主張。告訴了你罷。現在謀生的人。只怕你有十三分的本事。要沒有一個有力的。人。給做靠山。依我觀察所得。是沒有一個成功的。你的外館。不是望族嗎。你的丈人。不是一個政界有名的人物嗎。予甘冒不韙。奪你主權。攀齊大之偶者。無非希望你學成之後。得以岳家的力量。引拔而你至於飛黃騰達的地步。故而不惜犧牲你室家的幸福。而成就你名利的幸福。為你年輕的人。沒有什麼閱歷。所以始終沒有告訴你。那知你的丈人。也不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蹉跎歲月。以至於今。我追悔得什麼似的。你明白我的苦心嗎。說到這裏。剛僕人送來電信一紙。繙出。係某某事成薪百速來某」九字。原來就是我的丈人。給我找到事情。由陝西來電權招我的老父。讀了這紙電文。不知道何等安慰。便立刻催我動身。我當老父彌留之際。何忍離開。他便下了一道命令。說不即刻動身者。非吾子。我。只得隔室整理行裝。不旋踵。即傳警報。急步趨老父處。則已含笑歸真。不似生前



之日不展眉矣。我居喪既畢。卽赴秦就差。每月領薪的時候。我便覺得每一隻洋錢上面。恍惚都刻着老父的遺容。和醜妻的背影。人家一個月當中。巴不得望到這一天。那一個不歡天喜地。我呢。我可最怕這一天。因爲每逢這一天。就是我一生各種傷心的總紀念啊。

今天又是發薪的日子。適纔又受了岳家的委屈。叫我安

得不痛哭流涕啊。咳！傷心！慈父的苦心！

醉人說完這一大堆的話。就一聲不響了。

他的那位朋友。極替他可憐。由是每逢發薪的日子。必定早幾天替他到會計股領出來。零星的交他用出。不叫他曉得是那一天發薪。

完

閉着眼睛

呆

母親說。你和什麼人接吻的。女兒道。母親。

這叫我那裏知道。接吻的時候。總把眼睛

閉着的啊。

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價廉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貴

上海廣東路一二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戰夜

趙吟秋

宏大而令人恐怖的礮聲，在沉靜的夜色中，不住的一聲聲響着。這時我同我的兩個同學，在公園裏散步。

慘淡的月光，把花影照在地上，不住顫動。雨後地上的芳香，在靜夜中蒸發出來，分外覺得沈靜而甜蜜。我們各依着各人的目標走着，久無談話的機會。或許各有各的思想，所以在靜美而沒有多人的花園裏，彷彿被沉默深鎖似的。

但是，每當驚心的礮聲，從空氣里傳到我們的耳邊時，我們却不期然而然的，抬着頭，四處瞻望；好像小孩子聽見雷聲，要在黑雲裏，尋出電光似的。但是，縹渺的空間，除却幾片看不清楚的浮雲，緩緩地流動，同那缺了半邊的月兒微笑外，什麼都沒有。於是我們爲礮聲衝動無意識

的目光，又復平落下來。或則，各人把目光注意到地上。我們在不言不語的互視裏，又不免相視而笑。轟轟……巨大的礮聲，又復不住響着；我們又不自覺地，把目光注意到天上。

我們慢慢地走。不覺已到了公園的西南角上。一隻養魚缸的邊。我這時彷彿受了什麼使命似的。急急地走近了缸，向內俯視。在朦朧的月色下，深綠般的水色裏，偶然看見一點紅色；但一剎那便沒下去了。

『或許是紅色的金色吧！』

我心裏這樣想着。但我平日在月色不明的時候。無論黑色，白色，青色的魚，在深綠的水中，一些也看不出。這時一個留了短鬚的哲明，立在石橋上，向東南斜望。那位穿

西服，年紀同我相似的獨清，他看見我在看魚，也便走了過來。不知他看見水裏的紅點沒有。突然說道：

「啊！殃及池魚！」

他剛說到這裏，那可怕的礮聲，又轟然而起。他呆呆立了一會，又長歎一聲地說道：

「現在的人們，的確是池中的魚啊！在一池濁水裏，爭些微小的食物！而他們所爭的，還是最小的同類……他們并且要豫防外來的火災；不然，還要蒸死，或薰死……你聽見礮聲麼？火災快發生了！但一些魚類化的人們，只有提防災害來臨的預想恐怖！」

他是個熱情的青年，在衝動時發出的議論，當然有許多不自然的地方，我也懶得去問。但立在橋上的哲明，聽見我們在談話，就趕過來說道：

「小孩子！你們真是小孩子！你知道池中的游魚，是樂於看外邊的火光麼？並且，他們生活在平淡柔靜的當中，總得借火來燃燒起。要曉得，人不是為平淡柔靜而生的；

寧可快樂地死在熊熊的火中，不願憂鬱地死在悠悠的水裏！」

這幾句似調笑，似鄭重的話，更令人不易解索。

獨清幾度把嘴唇動着，好樣要駁他的樣子，但一時却說不出來；於是又暫時沈默下去了。這時又彷彿上帝不願世界太沈寂似的，不時的用礮來點綴。

獨清立了一會，不禁又誠懇地說道：

「我也知人們甘心作池魚的生活，是可恥的！只知整日地如古典上所說，怕火來薰死，而作愚笨的恐怖，是人們過分的柔性！但那有什麼關係呢？要是向大火裏去助成燃燒，恐怕不能……」

他們有意的強辯着，我不由的冷笑了一聲。而我一切感慨，也消逝在一笑裏。

微風吹在柳枝上，沙沙的響，在柔細的聲中，溶化了我的靈魂。但是，沒有三分鐘的清靜，礮聲又起了。

我們一齊走到土山上，吸着浮盪的花香。并且坐在土

山頂上，無聊中望着四野。

「朦朧的月色；

迷離的柳影；

遠遠幾盞燈火

在風中閃明。」

在隨便念了這幾句，便把眼睛望着西南角上。

一條頭小尾大的電光，由東南射至空際；且能按照方向，自由上下。這時獨清愀然說道：

「公使館界內的探視燈！」

我聽到這話，好像回想到往事一樣，便不言不語。奇異而極明的光，在空中盤旋了好久，直到全城照遍了，才漸漸地收了回去。沈默好久的獨清，忽然說道：

「戰爭呵！是令人頭暈的魔鬼，也是洗刷污濁的暴雨！我們心中所感到的，只有那疊疊白骨，同野獸吞喫人們的慘狀；與他們情人的哭聲同詛咒，我們又有何說！空有科學發明的探視燈，何不照透了人的心裏？」

哲明把獨清看了一眼，帶教訓的口吻說道：

「孩子話！過於稚氣同熱血的孩子話！」

獨清把話聽完，正想回答，哲明已繼續說道：

「人們的痛苦，何嘗在礮聲隆隆的戰爭裏？我們假如活着一天，可說這一天不在戰線內麼？並且，人們的痛苦，不是暫時的刀傷礮打，是非刀傷礮打而難以恢復的創痕。你只知道礮火以下的痛苦；我呢？或可說是解決痛苦的方法。」

我聽了這段過於驚人的話，嫩弱的心靈裏，受了莫大的刺激。仰看天上月色，好像對着已死的美人，只覺她面色慘白。

獨清不能忍受了，就緊一步說道：

「你這些高談而無天職的話，只有你自己相信；既是這樣，到要請問，用什麼方法來補救呢？」

哲明正待回答，而可怕的礮聲，竟把他聲音隔斷了。

一九二三，十一月，十五，改作於秋社。



與人氣力

有五十國之人民皆食桂格麥片以培養元氣
與精力全世界之父母並皆以此食其兒童
蓋因彼等皆知其有益於吾人之身體與腦筋
者其他斷無若是之效耳

患病及病將愈之人食此桂格麥片功能補其
精力恢復其健康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
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香港同益洋行
漢口露亨洋行 和記洋行

各埠大百貨

店均有出售





續
野人記
(續前)

曹梁廈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第五章 中計

太山和倭偕自從那細談衷曲之後，交情更加濃厚。太山時常是倭偕座中的上客。無論宴會茶敘，倭偕總得邀請太山參與。凡是巴黎上流社會中人，都和太山成了相識。倭偕還時常要尋着機會，和太山秘密談心。起初還記着尼古拉威嚇的話，有些膽寒。過了幾時，也就不十分放在心上。他把太山不過當作一個要好的朋友。自從尼古拉說了是他的情人，他倒不免自己疑惑自己起來。但是他並不願意和太山生什麼愛情的關係。祇因他和丈夫的年紀相差得太多，有許多地方，見解自然不同。少年人喜歡接交少年人，也是天然的道理。太山比他大兩歲。他覺得太山一定會體會他的意思。況且太山的態度，又圓通，又坦白。自然會令人和他親熱。他待人又是一片血性，什麼事都委託得下，難怪倭偕不由自主的和他親近了。

陸可夫時時刻刻注意他們的行動。見他們的異常親密，也是十分得意。他知道太山已經明白

他的底細。他益發恨太山，怕他要告發他的罪惡。只是等着機會，好拔去眼中釘。他的目的是要害太山的性命。一則將來可以暢所欲言，肆無忌憚。二則可以報仇雪恨。

太山自從和文明社會接觸之後，要算這時候第一遭得了人生的樂趣。有倭借替他介紹，廣交了一班上等人物。纔知道人羣友朋之樂。再加他自己受了美人的青睞，特別看待，自是十分的高興。所以把往日的愁悶排遣淨盡。心上的新創好似得了一劑良藥。有時達拿亦陪着他到倭借家中，因為他們本來相識的。有時子爵陪着倭借款待他們。但是子爵身居政府要職，事務常是忙迫，每到夜深纔能歸家。

陸可夫費了工夫，等着太山和倭借在夜間相聚。便好施他的狡計。但是總沒有機會可乘。有好幾次太山從戲館出來伴送倭借回家。但是他總不過送到門口便走了。陸可夫知道太山很是謹慎小心。決不會有自投羅網的事。於是和卜費肱商量出一個計策來。使太山犯着極大的

嫌疑。便好於中取利。有一天他們從報紙上，探悉德國公使在晚間邀請政府要人會議公事。古特的名字也在裏頭。這種會議常到夜深纔散。他們就料定子爵回家的時候，一定很遲。卜費肱就預先在德國公使館門口候着。果然看見古特從汽車上下來，進了公使館。他便得意洋洋的回去報告陸可夫。到得過了十一點鐘。卜就取下電話筒說了一箇號數。接着問是不是達拿少佐的住宅。有人要和太山先生說話。請通報一聲來接電話。隔了一分鐘的工夫，又道，太山先生麼。我是方沙，在古特夫人家中的當差。想來先生是記得我的。我受了夫人的命令，來請先生說話的。夫人有很難的事情，要請先生立刻就來……什麼事情麼。我那裏知道……那麼，我就回報夫人說是先生快要來了……很好。感激得很。卜費肱便把電話筒掛了起來。陸可夫笑道，再有三十分鐘的工夫。他就好到倭借那裏了。你如果在十五分鐘以內，到德國公使館大約四十五分鐘之後，古特便可趕回家了。不過太山發

見了中計之後，會不會耽擱十五分鐘的時候。照我猜想起來，倭借決不肯讓太山一見面就走的。你趕快去送信給子爵罷。卜費肱不等說完，轉身就走。趕到德國公使館門口，把一封信交給

一個門上的人。請他送進去。再三叮囑他

說，這信是很緊要的。

須立即交給子爵。費

心費心。一面說，一面

把一個銀幣塞在他

手裏。卜仍回到陸可

夫那裏覆命去了。

子爵接到了信，拆開

一看。上面寫着：

子爵先生，尊閣下交匪人。將令先生有帷薄不修之惡名。下走甚爲子爵惜。是以不揣冒昧，據實奉聞。先

生如疑愚言爲妄。請於此時回府。尙及聞兩情人之囑。囑私語也。此啓。
愛惜子爵名譽者啓

子爵看了，氣得兩手顫抖，面色鐵青。



陸可夫計用電話與太山與倭借相會

在太山接了卜費肱

電話後二十分鐘。陸

可夫打電話到倭借

內室。倭借的女僕接

着。回說夫人已睡。陸

道，我有要言須和夫

人直接商量。事不宜

遲。請你趕快喚醒夫

人。披衣起來，和我接

談。我在五分鐘內再

聽消息。他便把聽筒挂起。過了一會，卜費肱進來了。陸便

問子爵收到信沒有。卜道，他現在恐怕已在路上趕回去

了。陸道，好極。大概這位高傲的夫人，現在也睡難醒松的

起來，坐在房裏了。再過一分鐘，太山便在倭借面前訴說電話催請的奇事了。倭借的裝束一定是很隨便的，決不是預備會客的樣子。驟然間見了太山，不免有些詫異。但是不會不高興的。子爵如果有血氣的男子，再過十五分鐘，一定到家目觀自己愛妻深夜會客的情景。我們的計策可算得妙計高天下了。我們且出去暢飲幾杯。慶祝我們的成功。其餘的事情，子爵自會料理。因為子爵是法國著名的劍師，也是一個使鎗的好手，決不會失敗的。

太山到了倭借的門口說明來意。自有僕人接着，引導他到夫人的內室。太山望見倭借坐在一個書桌前面，很不耐煩的對着電話機。連太山跨進室內的聲音，都不曾覺得。太山便開口問倭借，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倭借回頭過來，看見了太山，便很驚惶的問，你來這裏做什麼。誰引你來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太山驚訝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但是不久他便明白自己中了奸計。接着問倭借，你沒有着人喚我到這裏來麼。倭借道，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我請

你來做什麼。豈有此理。你想我忽然的發了瘋麼。太山道，方沙用電話催我來的。倭借道，方沙麼。誰是方沙。太山道，他說是你們這裏的當差。說得好像我在這裏見過他的。倭借道，我們的僕人中間沒有一個叫方沙的。一定是什麼人和你開頑笑。倭借就笑將起來。太山道，我怕這樣的和我開頑笑，很有些蹊蹺。其中怕有別的作用。倭借道，怎麼。你難道說是——太山不等說完，便問子爵在什麼地方。倭借道，在德國公使館。太山道，這一定又是你這位令兄的詭計。明天子爵要知道這件事。就要盤問這裏的下人。種種事實都是教我們二人犯着不清不白的嫌疑。這是陸可夫計算好的。倭借急聲罵了一句混賬東西，便立起來走近太山身邊。對着他望。面上露出驚惶的樣子。好似一隻柔弱的小羊，遇見了兇狠的虎狼。嚇得渾身發抖。不由得舉起了雙手，擱在太山肩頭上來扶住自己。低聲道，事到如今。我們應當怎樣纔好。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明天報紙上一定登載出來。尼古拉早已預備好了。說話

的神情，真是嬌啼婉轉，就是鐵石人聽了也要動情。太山到那時也不由不動惻隱之心。只得一手握住他溫軟的

柔荑，放在胸口。一手

護着他的肩背，把他

抱在懷中。到底太山

是一個缺少閱歷的

少年。又不很明白文

明社會的舉動。所以

屢次鬧出笑話來。要

是倭僂在那時會知

道自蹈危機。就當推

開太山。正言厲色的

催他快走。怎奈他性

格溫柔。正苦無人憐香惜玉。所以倒反假倚得緊些。

古特讀了那匿名信之後，便忽忽向主人告辭。他後來亦

忘了說的是什麼託詞。一心只想趕回家中，收拾那無恥

的男女。在路上催着車夫加速前進。到了自己的門口落

下。奇怪得很，門上的人已把門開着接他。當時他也不曾

注意。事後方纔想

到他那時放輕脚

步，急急上樓。沿着

走廊，到倭僂內室

來。手中拿着一根

沈重的手杖。心中

帶着殺人的怨氣。

倭僂先看見子爵，

狂喊一聲，把太山

推開。太山撥過身

來。子爵的手杖已

到面前。趕快舉手照架。纔不會打中頭顱。子爵只是沒頭

沒腦的亂打。打得太山的無名火直冒起來。登時變了一



太山將子爵在手地上

了子爵的粗笨手杖。拉來折爲兩段。好像是折了一條枯蘆。向地上一拋。再騰步直對子爵的咽喉又去。子爵那裏是他的對手。自然被他握住咽喉。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倭借本立在旁邊看着發抖。等到太山動手勒住丈夫的咽喉。命在頃刻。他連忙上去拖住太山的手。死命的扳着。嘴裏喊不好了。你要把他勒死了。你快放手罷。太山好似沒有聽見一樣。忽然把子爵向地上一摔。子爵便仰面倒了下去。太山把腳踏住他的胸膛。仰着頭。伸長了頸。嘯了一聲。還不脫人猿的故習。這一嘯聲震屋宇。把上上下下的男僕女僕都驚動了。嚇得面無人色。牙齒都捉對兒打起來。倭借雙膝跪在地下。靠着子爵。嘴裏只是哀求神明保佑。

太山慢慢的似夢中醒轉。回復了本性。看見倭借跪在地上。便輕輕喚了一聲。倭借還不敢擡頭正眼望他。但把眼徐徐向上一張。果然不見了狂怒的太山。祇見懊喪萬狀。滿面愁容的太山。便苦聲道：崇恩呵。你怎麼壓下得這個辣

手。他是我的丈夫。我們情好一向是很篤的。你現在把他勒死了。這事情鬧得太大了。太山蹲下去。把子爵軟棉似的身體託起。移到一張臥榻上放下。再把耳朵靠着胸膛細聽。對倭借道：快取白蘭地酒來。倭借即取了一杯酒來。合力扳開了子爵的牙齒。灌將下去。不多一會。嘴唇動了。喉間有了聲音。起了微弱的呼吸。頭一轉側。咳了一聲。太山道：好了。他不會死了。你放心罷。倭借道：你幾乎傷了他的性命。這是什麼緣故呢。太山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把我亂打。打得我發了狂。在我們猿種裏頭。常有這種事。你一定不明白我的話。因爲我從沒有把我從前的歷史告訴你聽。或者你早知道了。也就不至於有今天的事情。我從小就沒有父親。祇知我的母親是隻兇狠的母猿。我到十五歲上纔初次看見人類。到二十歲纔初次看見白人。一年多以前。我還是在斐洲野林中做赤身的野獸。請你不要過分的責備我。我進了文明社會。不過兩年。那裏會把本來面目忘記得這樣快呢。倭借道：我並不責備你。這

都是我的不是。你趕快去罷。再不要等他醒來。還見你在這裏了。再會罷。太山垂頭喪氣的出了子爵的住宅。便想起了一件事情。隔了二十分鐘，他跑進一個離穆爾路不遠的警署。遇着前幾個星期結識的一個警察。相見之下，略敘寒暄。太山即問他可知道陸可夫和卜費肱。警察答道，怎麼不知道。這兩個都是犯過案的人。現在雖沒有什麼犯罪的行爲。然而我們還得特別注意他們。監察他們的來蹤去跡。我們無論對於什麼過犯，都是這樣。先生要問他們做什麼。太山道，他們二人我都認識。現在我有件小事情，要和陸可夫辦個交涉。你如能告訴我他的住址，我很感激。過了一會，太山便和那警察作別。手中拿着一張紙片。上面寫明陸可夫的住址。出門上了一輛汽車。陸卜二人暢飲之後，回到窩中。談的無非是他們計畫的成績。一面打電話給幾個有名報館的訪員。請他們來當面接洽。細談巴黎社會中最新最有趣的新聞。果然樓梯上有脚步聲音上來了。陸道，報館裏的人，真是做事敏捷。

接着就是敲門聲。陸道，請進來。這句話纔說完。陸的面色登時變了。那知房門開處，不是什麼報館訪員。陸立起身來喊道。奇哉怪哉。你來做甚。太山道，坐下再說。陸卜二人聽了這種嚴酷的聲氣。只得服從命令。太山又道，你們做得好事。逼我來登門請教。我本要來取你們的狗命。但是看倭僭面上。不得不饒你們一死。這一次算是我格外施恩。可是你們要依我兩件事。若有半個不字。你們休想再出這個門。第一件是寫一張詳細的服罪書。把今晚的惡謀盡情吐露。不許有一字含糊。寫好了交我收執。第二件是不許把今晚的事洩漏半字到報紙上登載。你們聽清楚麼。紙筆都在你面前。趕快給我寫出來。

陸可夫做出倔強不願意的樣子。好像有恃無恐。一轉眼他的頸項上圍了一條硬領。卜費肱想乘機捱出去。也被太山抓住。把他提起向牆邊一摔。跌得不省人事。陸可夫的咽喉忽然收小了。透不出氣來。到面色泛了青紫。太山纔放手。把他推在椅上。陸咳嗽了一會。還是坐着不動。兩

眼望着太山。卜也醒了轉來。太山叫他坐着不許動。又對陸道，快些寫。若再延遲。我就要你們的命。陸只得舉起筆來。伏在案上依着寫。過了一會，門外又有人敲門了。太山喊了一聲，請進來。一個活潑的少年開了門便道。我是從晨報館來的。聽說陸可夫先生有新開面告。太山道，你弄錯了。陸先生沒有什麼新聞的資料。便對陸道，你那裏有什麼新聞。不過開開玩笑罷了。陸擡頭作不快的樣子道。沒有什麼新聞。現在確是沒有。太山道，恐怕以後也不會罷。陸也道，以後也不會有。太山一面送少年出去，一面道，有勞足下遠來。抱歉之至。再會罷。再隔了一點鐘，太山袋中揣着一捲的紙。從陸可夫寓中出來。臨走時還道，我勸你們還是離開法國的好。不然呢，我遲早總有機會收拾你們。

第六章 決鬪

太山和陸可夫辦完了交涉，回到寓所。達拿已睡。太山不會驚動他。等到次日早晨，纔把中計的事詳細告訴他。未

了說道，我幾乎害了子爵的性命。也因我一時性起，自己按捺不下。果然中了惡人的奸計。達拿道，你和倭僭本也過於親密。在旁人看來，不免要疑惑你們有愛情的關係。到底你愛不愛倭僭。太山道，我和他不過是意氣相投的朋友。並沒有男女的愛情。昨晚倭僭知道了惡徒暗中放箭。震恐萬分。自然有求我保護的意思。我見他那種可憐的樣子。怎能不想法安慰他。這也是我在文明社會中的閱歷太淺。不曾想到這是奸人預備下的羅網。若是子爵遲到了一步。我也就不犯什麼嫌疑了。巴黎這個地方，真不是我安身之所。我若再住下去，恐怕還要上大當哩。照這樣提心吊膽的過日子。我覺得十分苦惱。所以我決計回到斐洲荒林去。過我的舊生活，倒可以自由自在。用不着什麼機械心。要快活得許多。達拿道，這件事你可以不必放在心上。子爵固然疑心你欺侮朋友。但是你完全是受人愚弄。自己問心無愧。久後自有水落石出的日子。用不着悶悶不樂。況且你一時也未必能離開巴黎。因為子

爵受了你這樣的侮辱。決不肯就此下場。恐怕幾天之內，就要和你開談判哩。

果然不出達拿所料。一星期之後，子爵託了一個朋友，名叫法洛倍在早晨來見太山。那人很是溫文有禮。恭恭敬敬的把子爵約期決鬪的信，交給太山。說道，子爵委託鄙人來聽候先生的命令。須請早日提出條件，委託一位貴友和鄙人協定辦法。當時太山即請達拿做協商條件的全權代表。約定午後達拿到法洛倍家中詳細接洽。法洛倍甚為滿意。便告辭去了。

太山對達拿道。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依着文明社會的習慣。嘗嘗決鬪的滋味了。達拿便問道。你決鬪時想用那一種兵器。古特的劍術，是很著名的。鎗法也算得百發百中。太山笑道，照我的本領，最好是用毒箭或長槍。不過你們文明社會，不用這些東西。就決定用手鎗罷。達拿道，那是你一定要失敗的。太山道，我也知道。但是一個人遲早總是一死。有什麼要緊。達拿道，還是用劍的好。古特祇要

刺傷了你。也就滿意了。劍傷的危險要比較的少些。太山毅然決然的答道，用手鎗罷。達拿想了種種方法勸他用劍。太山只是不依。終究決定用手鎗。

達拿和法洛倍會商之後，回到家中向太山道。一切事情都已商量妥當。約定明日清晨在蕪東路上一個僻靜的地方相見。免得惹人注意。太山祇說了一聲很好。依舊裝着無事的樣子。談笑自若。那晚他臨睡的時候，寫了幾封信。都放在一個信封裏面。預備給達拿收啓的。上牀之前，低聲唱着男女相悅之歌。好似把次日的約完全忘懷了。達拿倒很替他着急，因為他想明日的太陽照着的一定是死太山。數年好友，遇到這樣一個結局。那有不傷心的道理。然而看他本人，倒像視死如歸。益發教達拿心裏難受。

次日東方初白。達拿已裝束齊整。立在太山臥室門外催促太山起來。太山道，趕這樣的清早，出去幹那互殺的惡事，實在令人發笑。我正想睡一個鴨快。豈知那個鐘聲鬧

得不絕。把我鬧醒了。達拿差不多一夜不會合眼。身上心上都覺得很不爽快。怒聲道：「大概你倒一夜睡得很穩。一下都不會醒。太山笑道：我確是好睡，你難道不服氣我的好睡麼？」達拿道：「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我見你把這事看得太輕。好像是出去打獵，不像要和法國最有名的鎗手對射。怎不教我着惱呢？」太山道：「古特因為那晚的事情，要想洩忿，所以約我決鬪。我那晚一時性起，幾乎把他勒死。我對於他，很覺抱歉。並無半點恨意。今天我去會他，不過要懺悔我的過失。他的鎗彈，能打中了我。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我為什麼要擔憂呢？」達拿大驚道：「你難道希望給他打死麼？」太山道：「也沒有什麼希望不希望。你不是明明告訴我古特是法國頂好的鎗手麼？」大概除了我被他打死之外，還有什麼念頭呢？」達拿還不會完全猜到太山胸中的主意。其實太山從古特約他決鬪的時候，已把主意打定了。要是達拿知道了，還要着急哩。

他們大家都不言語。上了汽車，默然並坐。趁着煮飯的晨

光，向蕩東路上開去。各有各的心事。達拿想着太山此去，凶多吉少，感恩知己，甚是傷心。又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叫他們取消這件事。活活的把救自己性命的一個朋友，送上鬼門關去。真比他自已受了死刑，還要難過。太山呢，只是低着頭想一切過去的事情。幼時在荒林中所遇的東西。在他父親所住的小屋中研究書本上的文字。歷歷如在目前。從遇着琴痕的時候起，所做的事情，所逢的境遇，益發越想想越有回味。正在出神。忽然車已停了下來。他纔如夢初醒。知已到了決鬪的地點。他的態度很是安閒。明知死在目前。然而毫無懼色。大凡森林中的野獸，時常遇着九死一生的危險。止知盡力逃生。再也不想死時的苦楚。太山在荒林中經過這種危險，也有不少次數。所以見死不怕。

達拿和太山先到。隨後古特和法洛倍帶了一個醫生到場。達拿和法洛倍低聲談了一會。各人都拿手鎗考察了一番。古特和太山遠遠的立着。靜聽法洛倍宣布決鬪的

規則。每人手鎗中裝着三粒子彈。歸兩方拿着。先背靠着背立住。雙手垂下。法洛倍喊一個口令，各人向前走十步立定。於是達拿發一個口令，各人轉過身子。舉鎗對放。到有人跌倒爲止。或至三粒子彈用完爲止。太山一面聽，一面取出煙捲，擦火吸着。古特的態度也是十分鎮靜。因爲他自己知道他的鎗法，確有把握。法洛倍說完了。就招呼達拿引着二人到場的。中心背立。法洛倍道，二位都預備好沒有。古特答道，好了。太山也把頭點了兩點。一聽口令發出。二人各徐徐向前。法達等人都避出火線遠遠的立着。數到六步七步八步，達拿的眼淚奪眶而出。九步了，急得無法可施。再有一步，就輪到他發口令了，覺得和宣告太山的死刑一樣。只得硬一硬心喊了一聲。

古特轉過身來。舉鎗就打。太山好似打了一個寒噤。兩手還是垂着不動。古特等了一等。知道他的子彈不會虛發。太山一定快要倒在地上。然而太山只是不動。古特見他身子不倒。鎗也不舉。就再放了一鎗。太山依然不動。嘴

裏的煙一口一口的噴出來。一種行所無事的神氣，倒弄得古特莫名其妙。這第二鎗又不曾虛發。然而太山竟完全不會覺得。難道他是銅筋鐵骨麼。古特忽而恍然大悟。猜着太山的心理，一定是等他放了三鎗。如果避過這三彈不受重傷。太山好專心壹志，不慌不忙的對準他的要害，把子彈裝進去。古特想到這一層。脊梁上不禁起了一陣寒戰。心想像這樣身上中了兩顆子彈，還靜候着第三彈飛入的硬漢。簡直是個魔鬼。所以這一次再不可大意，必須要打中要害纔好。那知心裏越是急，手腕越是不依說話。第三鎗放出去。子彈飛到別的地方去了。太山依然垂着手不把鎗舉起來。二人四目對視了一會。太山面上顯出一種失望的樣子。古特面色變了灰白。真是嚇得面無人色。祇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但求速死。別無法想。便放聲急喊道。天呀。還不快放。等什麼。太山並不舉鎗。卻舉步向古特身邊走去。法洛倍和達拿要想衝上去阻止他。但見太山舉起左手搖着道。不要怕。我決不傷他。法達二

人都莫名其妙。便也不去干涉。太山靠近了古特。開言道，先生的手鎗恐怕有些壞了。或者先生今天有些手抖。所以亂了鎗法。請用我的鎗再試一試。太山把左手拿了鎗頭。鎗柄向前。送給古特。弄得古特沒了主意。只得說你變瘋了麼。太山道，我並沒有瘋。我知道我是罪有應得。情願被你打死。你也可以相信尊夫人確是清白無瑕。免得爲了我一時的鹵莽。破壞先生的家庭幸福。請接了我的鎗。依我的話做罷。古特道，萬沒有這個道理。依你的話，我便變了有意殺人。至於你說罪有應得，到底是什麼罪呢。太山道，那天晚上先生所見的情形。全是誤會。我不該動了真怒。險傷了先生的性命。我和先生無仇無恨。下了這種毒手。自知罪重。所以希望今天被先生打死。不料先生平日精妙的鎗法，竟一時沒有施展出來。我很是失望。古特道，那晚的事情你說是誤會。那末，你爲甚夜深人靜，還到賤內私室中去呢。太山道，這是因爲有人搗鬼。我們都上了人家的當。纔鬧出這件不幸的事來。太山便從衣袋中

抽出陸可夫服罪的文件。交給子爵道，請讀這上面所寫的東西。就可以明白了。古特接着展開來看。達拿和法洛倍見他們說了許久的話。等得不耐煩了。也走攏來探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一言不發。古特讀完了陸可夫的服罪書。擡頭對着太山道，你真是一個仗義的英雄。幸而上天有眼。我不曾打中要害。古特是一個道地的法國人。立刻張開雙臂。把太山抱住。表示親熱的意思。法洛倍也和達拿廝抱起來。獨剩了那個醫生，沒有人和他厮抱。覺得沒趣。所以他便上來干涉。要求把太山的衣服解開，讓他驗看子彈的傷。他道，雖不是三次都打中。至少有一粒子彈射進去的。太山道，中了兩次。一彈進了左肩。一彈中了右腰。大概都不過傷了些肉皮。沒有什麼要緊。醫生逼着他睡在軟牀上。把傷口收拾乾淨。止住了血。五個人都坐了達拿的汽車，回到巴黎。古特胸中的惱恨，已是煙消雲散。達拿也非常高興。

醫生和達拿一定不放太山起牀。所以他只得安臥了數

天完全是因爲卻不過他們的情。依他的意思，這樣小傷，不算得什麼。用不着大驚小怪。但是光陰迅速。一轉眼太

山的傷已經完全平復了。

古特也來探望了他好幾次。

談話之間。他知道太山

急欲謀一個事情。就滿口

答應，替他設法介紹。

太山第一天出外散步。就

接了古特的信。請他去接

洽。他即驅車到古特的辦

公處。見面之下，古特心裏

說不出的歡喜。祝賀他依

然康健如常。大家都再也

不提那決鬪的事情。子爵

道，我已替先生訪問到了一件事情。大概可以很合尊意。

說到幹這件事的資格。一要負責任。二要體魄強壯，

力雄大。除了先生，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再會相當的了。目前要旅行到國外去。又是先生很願意做的事。將來的希

望是很大的。大約在外

交界方面辦事。現在暫

受陸軍部的節制。做一

個部裏的特派員。我現

在就陪你去見那部裏

的司長。他可以細細告

訴你做的是怎樣的職

務。那時就與不就，悉由

你自己判斷。不用我越

俎代謀了。古特領了太

山，來到陸軍部司長羅

修大將的公事室。介紹

之後，古特對大將說太山怎樣的忠實，怎樣的勇敢，怎樣

的機警。稱讚了一大篇。羅修非常滿意。就把太山留下，囑



太山臥病在牀

咐一番。
過了半點鐘，太山從公事室中出來。已變做了政界中人。

便滔滔不絕的說個暢快。倒是達拿不像他這樣的高興，微笑道：你要離開巴黎，就這樣的高興。我們相處了這麼久，有那一件事得罪了你。如今快要久別，反是分外的快活，你眞可算得無情之極了。太山道：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好像一個小孩子，得着一個新的玩具，把別的事情都放在腦後，不會想到和你要分開，有

明社會第一次食人之祿。臨走時，羅修囑他第二日再來聽候命令。或須是要受連夜起程出國的使命。并且一時不見得回巴黎來。太山滿口答應。

太山與忽忽的趕回寓所去報告達拿。

他盼望了好久的自立目的，居然達到了。不要做依賴他人的游民。在於個人，又得了出外遊歷的機會。藉此可以增長見聞。真是歡喜得口也合不攏來。一見了達拿的面

兩地相思之苦啊。果然第二日太山就動身向馬賽進發，轉船到渦蘭（斐洲地名）去了。
(未完)



古特子爵太山往山見陸軍部長

長部軍陸見往山太領爵子特古
道，我並不是
之極了。太山
可算得無情
的快活，你眞
別，反是分外
事得罪了你。
久，有那一件
如今天快要久
別，反是分外
的快活，你眞
可算得無情
之極了。太山
道，我並不是
這個意思。我
好像一個小
孩子，得着一
個新的玩具，
把別的事情
都放在腦後，
不會想到和
你要分開，有

編者與讀者

我們自將「野人記」在六卷一期續登後，似乎每期的長篇嫌多了一點，所以就將「弗魯亞爾家庭記」暫時停刊；待後再行續登，這都是限於篇幅的苦處。望讀者別用焦急。

通訊欄



伊相成君來片所云郵書多有遺誤一節。在敝社已屢囑發行所盡力防範。且與郵局亦曾交涉。奈何尊處仍見此弊。想必因時局多變。有以致之。尚祈加諒。陳峻德君來函所教。謝謝。當即轉囑發行所注意。

交換



我讀了本卷第九期裏頭。沁蘭女士的一篇極端。其中分有三層意思。第一段。似乎是說出我們中國舊家庭裏。所

以無賢母良妻。因為不注重教育。有了女兒。總以溺愛而藏在家裏。養成她一種暴悍狡驕的脾氣。第二段。就是喚醒一輩婦女。現當社交公開之時。不能專門羨慕了歐美的婦女。而獨學她們底皮毛。拿公開的名式。便可逍遙自在不做別的事情。專在交際場中討生活。如果專是空泛的交際。也沒有什麼價值。第三段。述原覆貞。能力薄弱。堅守舊道德。不能解脫這幾千年遺傳下來的束縛。以致沒有好結果。在我愛讀這篇著作的意思。就在那段附言上有兩句「我以為各有各的是處。矯枉過正便非所宜」的話。着實可以給我們女子當現在實行解放時期的寶鑑啊！女同胞們不可不讀這樣的文字。 李素蘭

小說世界主筆先生大鑒！頃讀本雜誌五卷四期超傑先

生「家在何處」的大作。令我輩增長知識不少。註解亦頗詳細。倘後再獲此項珍品。深望改印大一號的字。能使讀者注意去看纔好呢。本雜誌人人皆知愛惜。深恐散亂。若由貴社特備書箱若干只。每只容量足裝小說世界五十餘冊。凡欲兼購此類書箱者。須另付箱費。如此則可永久保存。不易遺失。這不過我個人的愚見。如果實行。想必得大多數讀者同情也。

宋贊襄手啓

主筆先生！下面的幾句管見，盼望你先生費心給登在交換欄內！這是我上次投票時所沒趕及寫的：我住的這個地方，對於俄國各小說家的作品，是近水樓臺。每讀到託爾斯泰作的東西，覺得與別家有不同的地方，其所以能卓然超在別家之上的緣故，就是他每篇都含有教訓的寓意；使讀者不但能因書中的事實得賞心悅意，更能在明白了他的寓意之後，發現自己的良心，懺悔自己的過失，社會因此可以得到莫大的益處。

不料讀了小圃的「嗚呼教育前途」和「一個病愈的小

說家」兩篇之後，我心裏的狀態竟同讀過託爾斯泰的作品以後的狀態一樣，那末我們中國小說家中竟有可以與託爾斯泰爭衡的了！而這兩篇又都出見於貴社的出版物中，這真是貴社的名譽了！

我讀小說世界已有半年了，還沒有過甚麼批評性的貢獻。這幾句蕪辭的目的：一，作小說世界的名譽的頌讚；二，表示對於主筆選文的巨眼卓識的欽佩。

安壽頤自海參崴

讀了五卷八期的被棄一篇。實在替馮粉姑代為叫屈。為什麼舊社會裏的父母。爲着愛慕虛榮。一定要包辦兒女婚姻。以致得着這樣的結果。真真可惜呀。我希望小說世界裏。以後多登些同樣的作品。或者可以喚醒舊社會一般愛慕虛榮的父母。也可替我可憐的女同胞。稍爲盡一些義務呀。祝勁風先生康健！

甬東朱瑛

刊

誤



五卷十三期交換內「未免太模糊」誤「模模」。

救彼之小兒腹瀉之患

在直隸省有感恩之爲父者聲稱
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

每年小孩因患腹瀉症而殞命者幾及數萬嬰孩自己藥片若及時而服用之可以救彼彼等之生命也直隸寧晉城裏道生醫院李秉臣先生來函云小兒前患瀉吐作燒咳嗽痰不能吐出用各藥均無效驗及試服貴局嬰孩自己藥片果見奇效



各症從此得
以痊愈此藥
片誠爲治小
兒之良藥也
凡家中之有
嬰兒及小孩
者皆當預備
一瓶嬰孩自
己藥片於家

中使小兒得益非淺也此藥片和平清潔對於嬰
兒服用甚爲穩妥凡嬰孩胃弱不化便閉肚痛腹
瀉出牙各症驚風痰厥傷風等患均可服用能立
刻退熱殺蛔蟲服後即能安睡舒適並使小兒循
序長成也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
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
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
大洋三元

肚腹絞痛



肚痛及腹痛如絞均係腸胃積食不化腹內鼓氣有
以致之也是以療治之法必需先使腸胃清潔爲首
要即逐日大便通暢有序是也欲大便暢適非服用
清導丸不可得也蓋是丸功力和平服後即能使大
便秘結治愈且治肚腹絞痛 肝火上升 疾病頭
痛 胆汁不利 等患是也湖北鐘祥石牌天興成

號樊仁甫先生
來示云鄙人春
間曾患肝陽頭
痛大便秘結雖
經服藥終未奏
效及服用紅色
清導丸後精神
清爽大便暢適

有序飲食亦爲之增進且此丸藥性和平效驗如神
誠妙藥也清導丸之功力且使皮膚光澤能治面上
紅瘰兼治痔症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患凡經售西
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紅色清導丸
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點老美孚牌蠟燭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美孚行



增
廣
補
囊
智

吳門馮夢龍重輯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上自聖哲。下
逮遺佚。分類十部。無一事不出人意表。而其見理之確。
處事之明。合乎明哲保身之旨。披閱一過。足以益人神
智不少。

▲一冊定價五角五分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註明。
- 四 稿未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稿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 七 投寄函商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倘未經揭載，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一經揭載後，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 十 投寄之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郵費表		定價表	
	國內(常古新滬除外)	本埠	定	預
郵香	日	本	全	每
會港	內	埠	年	週
各澳	本	名	五	一
門	二	二	十	冊
	角	卷	二	冊
	四	十	六	冊
	角	三	冊	冊
	一	册	冊	冊
	元	半	冊	冊
	六	年	冊	冊
	角	三	冊	冊
	三	天	冊	冊
	元	册	冊	冊
	六	册	冊	冊
	角	册	冊	冊
	三	册	冊	冊
	元	册	冊	冊
	二	册	冊	冊
	角	册	冊	冊
	三	册	冊	冊
	元	册	冊	冊
	二	册	冊	冊
	角	册	冊	冊
	三	册	冊	冊
	元	册	冊	冊
	二	册	冊	冊
	角	册	冊	冊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
 膀胱發炎石淋腎筋痛大
 脚風小便不通小便停住
 小便淋漓小孩尿床等極
 有效驗洵男婦之良藥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